

卷之三

Fragment of text or seal at the top right corner.

Fragment of text or seal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卷四十一至四十六
記
卷四十七上行狀

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一

記一

高陽孫氏闔門忠孝記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奴酋兵陷高陽故少
師大學士孫公死之公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從
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稚爭先就義者三十餘
人公御其子姓嚴諸子皆被服儒素鏃礪文行
二郎壬子舉人鈗四郎秀才鎗五郎尚寶司丞
鑰尤奇偉短衣匹馬更侍關門善騎射曉兵事
兄弟相期許願以橫磨大劔馳騫黑山白水之

閒諸孫皆岐嶷嶄然露頭角落筆萬言非凡兒也城陷之日五郎解表血戰手刃數奴奴得而鬻之城下二郎戰敗被執奴偪降徒跣牽曳荆棘簇足心叢刺盡出跗上斫兩臂搵其胃終不屈而死二郎子中書舍人之沆秀才之滂皆死之滂刃出腰背創甚伏地把搔鐫平其額鼻而死三郎鈴之子秀才之滂被執誑奴曰引我之圈頭得見宰相以金帛予汝奴曳至老營見公方踞坐罵奴拜而起卽授手罵曰我得見老爺足矣寧有金帛予汝曷不速殺我奴財揮刃首

砰然墮於前公歎曰真我家孫子也四郎子尚寶司丞之洁自河閒反馬歸力戰奴刃劈其腦斷其喉矢穴腹貫背而出執五郎之子之瀝使喂馬不肯沸湯沃頭面糜爛而死六郎帥七郎鎬皆戰城下死而四郎被重傷臥積屍中僮僕果自任立逃歸見之脇中三矢鏃深不可拔口張不言微舉手揮果令去果脫故衣裹之負歸城南莊覓水半瓢灌之氣上而絕果以十四日得公屍於圈頭橋告高奄以其喪歸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窰斂以麤布而五

郎七郎屍卒不可得於是太監起潛奏疏輔臣承宗子孫男婦內外親口皆死止逃一六歲孫及其母上惻然念慘及闔門首命優卹而薛國觀當國遂格其事或曰高陽令雷覺民國觀之私人也黠而貪盡逐公所畜守城材官壯士剋其餉以輸國觀城陷逃匿國觀所公長孫錦衣之芳詣闕籲天語侵縣令以此逢國觀之怒或曰國觀讎正人君子也讎公之徇國而死奴也非爲縣令也昔卞壺死蘇峻之難二子相隨赴賊尚書郎弘訥重議以謂許男疾終猶蒙二

等之贈壺伏節國難父子并命賞疑從重况在不疑於是壺得改贈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公之勳勞懋於濟陰子孫就義衆於盱盱聖朝崇獎忠孝超邁典午而上無始興之愍卹下無弘訥之駁議此可爲痛哭者也奴之陷河西也公在樞部請贈卹監軍高邦佐副將羅一貴與張銓何廷魁竝立廟京師邦佐之僕高永爲主死義并卹之以風示天下今公不得比於邦佐一貴公之子孫不得比於邦佐之僕何其慎也人言奴恨

公拔遼土復四城柱欵議城陷之日必欲夷其
家門滅其種族國觀非奴也亦攘臂而助之嗚
呼助天爲虐不祥助天爲虐者奴也助奴爲虐
者國觀也國觀誅奴孽其將不久爲之記以待
焉崇禎十五年中秋日虞山錢謙益記

應天巡撫軍門軍器庫記

今天子初卽位遼左方有事新城王公以太僕
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應天人或
謂公公今可以無憂遼矣公曰不然遼之憂不
在一隅象恒不佞竊以謂中外文武將吏人人

以遼爲事而後遼事可辦也身雖在東南其敢
忘遼事乎公旣受事飭戒吏士申明號令卹民
隱蒐軍實修城隍治樓櫓繕寇盜詰奸宄大江
以南所部肅然搜括帑藏得羨餘二萬金輸之
遼左簡選壯士教束伍行陣之法造營房立寢
廬又建軍器庫若干間貯所造兵刃火器之屬
營舍完固甲仗堅好軍容整暇鼓角謹亮吳趨
之里儼然如衝邊重鎮援遼之師將悍而卒驕
過城下知公有備遂巡引去閭左奸民陰懷異
志與江海大盜鈞連爲變成相率首服東南得

晏然無事而公遂以勞瘁得病病且不起易箚之夕口喃喃數問遼事如何關門守禦如何於乎人知公之勤事而不知公之死事人知公之死於吳而未必知公之死於遼也余嘗觀唐孫樵書褒城驛壁以謂舉今州縣皆驛也未嘗不歎息於其言雖然樵之所云者州縣而已今之高牙大纛專制一方者其官如古之連率節鎮而其所爲能事者位署案牘請謝賓客游光揚聲拜除如流其不或如唐之州縣者無幾也其有忘身殉國如王公者則又盡瘁以死而不得

雍容揖讓躋九列而登三事則世之驛傳其官者其必以王公爲戒矣褒城之壁可勝志乎爲說者曰周文襄撫江南二十有二年得以安位而行其志今久任之法不行促數更易其驛傳其官宜也左傳載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嗚呼朝廷之大官方鎮之重任其不得比於昭子之旅舍耶士君子居官卽旦暮與回翔閱歷等耳又可以久近異意耶王公在江南後先僅二年爾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嘗熟錢謙益記

福建布政司修造記 代福清公

泰昌元年十一月福建布政司火自堂庫廳舍以至於步廊皆燬天啓元年二月始撤而新之堂皇靚深庫藏堅厚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自某月甲子始事至某月甲子落成初火作及於庫左布政使沈公命陳兵警備以捍國人毋闌入救火救火者抵罪火既息命府人庫人簡汰瓦礫取藏金於煨燼之中使攻金之工鎔而出之藏金無恙而溢於舊額者凡三千餘兩遂以爲興造之費凡木石瓦甍之直皆先給其半量工

命日視其舊而加羨焉工爭赴功民不知役初估費以萬計及其成也不出於府藏之餘金此邦之人驚而相告以謂是役也役鉅而不疲用艱而不匱災不能害時不能誣殆天之相之非人力也宜託之文章以紀成事垂之永久古之爲政者水旱凶災兵火之患皆有其備然必得其人而後備可舉也昔者鄭之火也子產命出宗祏府庫各儆其事今庫不戒於火興作繕修旬月而畢舉閩之火政於是乎庶子產矣遼之兵猶閩之火也河東西之奔潰魚爛而亡迄今張

目顧視莫敢議興復焉豈事利害成壞殊歟抑
天道使然歟噫使世之治遼者如閩之治火而
遼亡之後猶畫遼於堵墻之上如諸公之於此
役也我知夫害可以利壞可以成而天道可以
無問也遼之禍烈於火而治遼者坐視遼燼祖
宗二百餘年之封疆曾不若藩司之棟宇嗚呼
天下之事豈不以其人與予此邦之人也方幸
締構之成而又有亡遼之憂因記斯役也三致
歎焉其不特以著其成亦庸以告世之君子沈
公名某後沈公而蔽其事者閩公某游公某其

僚屬贊助具在碑陰

蘇州府修學記

蘇郡之學肇自范文正公規摹宏麗甲於東南
厥後廢興不一天啓迄今二十年再修而再圮
啓聖之祠委諸草莽六經之閣鞠爲馬肆明倫
堂傾斜枝撐凜然欲壓司理平湖倪君朔望瞻
謁周視而歎曰吾何忍坐視學宮之廢安得精
彊廉辨之士爲我仔肩是役者乎歎視諸生王
一經曰無以逾子一經再拜受命乃約胄子諸
生之賢者周茂蘭吳鉅朱壽陽徐樹丕等勾會

計庸不以一錢經胥史手消功單賄則三千金
可辦也以復於倪君倪君曰諾盡捐其贖鍰以
應而後先開府巡方諸公暨郡邑之長皆有仗
助經始於庚辰夏四月凡五月而告成祠廟轟
然樓閣翼然堂宇巋然締構堅緻彤髹駁蔚乃
八月既望太守陳君暨倪君行釋菜禮於啓聖
祠子弟駿奔耆老歎嗟禮成而退郡之孝秀數
十人踵門而請曰願有記也以無忘倪君之功
予少游於斯學今雖退廢亦猶學之老博士弟
子也其何敢辭予聞之也古者井田之制既定

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
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移國學於少學諸侯
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
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書所謂
侯以明之時而颺之承之庸之者也中年考較
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左移之右又
不變則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此所謂撻以
記之否則威之者也先王之治天下正德利用
厚生廉讓生而爭訟息者養之教之而已春令
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冬民畢入

婦人相從夜績歌咏餘子在序室民之在塾在
邑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出學而不帥教者入學
而不變者則有撻記移屏之刑于是乎制五刑
而聽其訟繇此觀之學之所棄刑之所收也未
有不先學而後刑者也論於鄉升之司徒升之
學升諸司馬而後告於王士之論定而任官者
如此其衆也則其不帥教不變而移且屏焉者
或寡矣則是學之用長而刑之用短也亂政者
殺疑衆者殺四誅者不以聽何其嚴也獄成而
告於王三又然後制刑三讓而罰三罰而恥諸

嘉石歸於園土桁楊桔杵無非學也無非教也
則是學之意嘗勝刑而刑之意嘗不勝學也豈
惟是哉鄉射恒於斯受成恒於斯詩不云乎矯
矯虎臣在泮獻馘張仲以孝友處內方叔以征
伐處外亦皆鄉人之子弟繇俊秀而升論者也
人主思將帥之臣則於學乎取之學興而文武
之道兼舉矣三代以降秦以吏爲師漢以經爲
師唐人重詞賦宋人重制科豈無崇儒勸學之
主而不知先王所以教化之意法律之家與詩
書爭馳將帥之科與文學竝設教與刑爲二文

與武爲二成周之盛治豈復可幾於後世哉
聖天子廣厲學官崇獎經術慨然思見豐芑棫
樸之盛而蘇學之復興實惟其時倪君刑官也
顧獨以學較興復爲已任可不謂知所先後哉
居今之世姦邪竝生則思擊斷之吏奴寇交誑
則思爪牙之士然吾以爲學興而可以兼舉者
誠有見於先王教化之原明主圖治之意也
昔者范文正公天章條列首以興學取士先德
行爲言其守邊也所至賊不敢犯西人以謂胷
中有數萬甲兵吾鄉之士游是學也以文正爲

師出而用世爲孝友征伐之臣斯亦可矣居文
正之鄉游文正之學不媿爲文正之鄉人子弟
三代以下人才風俗一變而至於道也將自今
日始可不勉哉予故徇諸生之請書倪君之績
因道先王之學政及所望於今者使歸而刻石
焉崇禎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虞山錢謙益記

景寧縣改建儒學記

景寧縣之有儒學景泰三年置縣時兵部尚書
孫公原貞所創也地在縣治之西北因僧寺改
創成化六年知縣林堉加葺大成殿東齋泮橋

二十一年知縣高政增建西齋後堂地勢偏陋
三面皆荒塚文廟講堂偃背不合櫺星門兩掖
逼民舍學門東出委巷中正德壬申知縣林傑
關門於震方自隆慶壬申以逮萬曆癸未知縣
陳巖之林喬松姜師閔修葺略備然而面勢渙
散像設黯淡士氣窳惰而科名寥落若與宮宅
地形之說相叶應焉宣城徐君日隆爲令之期
年政清民肅百廢具興建麗譙樹講堂山城下
邑煥然改觀祇謁廟下周視嗟咨喟然而歎曰
茲地之不足以宅吾先師久矣與其修治也不

如改作乃相地於縣治之西而遷焉捐俸錢搜
贖鍰量工命日庶民子來經始於崇禎十四年
之二月越二月訖工四月朔日迎先師像於郊
外用釋奠禮告成廟後枕乙山前朝辛峯左右
翼然若趨若拱谿水迴合繇右掖左滙泮池桂
山如屏鶴溪如帶觚稜干雲丹雘耀日諸弟子
員釋菜而退講讀飲射聚觀太息以謂徐君之
卜遷也勇其作事也敏傭工惟時役不告勞作
貌顯巖若有鬼神佑助不可以不記也予惟廟
學之設所以教國之子弟使之以瞻以儀有所

觀感而興起也景寧之爲邑分自青田劉文成奮乎青田橋褐爲帝者師夫獨非國之子弟乎哉文成憤元政紊亂盜賊賄賂公行至欲感槩自裁及其叅石抹軍事與婺州諸將士角逐於衝車飛矢之間自誓爲元之遺民沒身而已矣一旦風雲玄感致命懷節觸迂權奸之死不悔世之傳文成者以爲出鬼入神乘風雲而御六氣不知其希聖希賢凜然忠孝人也文成少授春秋經義至今在人口繇文成之忠孝溯其學問之原本則先聖教人之指意可知已矣故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儒者所童而習之者也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用以謀王斷國則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繇文成之學以溯於先聖先師一而已矣景寧之人士游於斯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師文成而可矣今天下虜寇交訐王師在野得文成一二輩庶可以慰天子拊髀之思其當自文成之鄉人始詩不云乎在泮獻馘徐君之修廟學也韓子之所謂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 是年六月朔日記

愴歸閣記

故南京太僕寺少卿慈谿馮公少時讀書城東攬
探江山之勝每誦謝康樂清暉能娛人游子憺
忘歸之句顧而歎曰異時有買山錢數緡爲閣
於此署之曰憺歸與通人高士讀書飲酒其中
可以樂而忘死矣舉進士繇刑部郎出守襄陽
稅監陳鳳橫甚縛其叅隨斃之獄 神廟弗罪
也然疏公名於御并九年不得遷於是移病歸
里訓二子讀書者十年二子者長元颺次元颺
後先舉進士世以配大小馮君者也 光廟御
極起南京光祿寺少卿踰年遷太僕又踰年而

卒公性好登涉宦游所至與山水有緣守襄多
暇角巾布袍命駕獨往按得謝巖於厠溷中嘯
咏竟日吏人持案牘就判分司南滁官舍在琴
臺之畔壺觴賓客往往如醉翁所云中年里居
過城東釣游故地留連不忍去久宦減產不能
庀一閣每與故人談讌未嘗不以爲歎亦听然
自喜也公沒而滁人思之立祀於醉翁之旁寺
右有閣數楹追公之墜言樹之眉曰憺歸庶幾
公鳧魄猶來此也公沒之十八年小馮君復守
太僕父子同官清德相望人以爲美談拜公之

遺像退而徙倚斯閣欣慨交集泣涕霑衣詒書
告予曰願有記也嗟乎山川閱人人亦閱山川
也峴山之所以名者羊叔子之淚杜征南之碑
也滁山之所以名者韋左司之詩歐陽公之酒
也今滁之有斯閣也又將與公垂之北樓衛公
之東齋竝峙於山高水清之間滁閱公耶公閱
滁耶公仕宦三十年力不能庀一閣今茲之翼
然於滁者視世之井幹麗譙齊雲而棲霞者果
孰爲壯麗而久長耶人世功名富貴一瞬而失
之如浮雲之變滅其可與山川相倚薄者清名

與盛德而已登斯閣也其可以慨然而□思已
矣昔張無盡游瑯琊寺作四賢堂詩仰二曾王
歐之風流欲招東坡作客以配六一今觀於馮
公父子閒典刑人物故知不外求而足也刻之
石以竢之公諱若愚字大成舉萬曆壬辰進士
崇禎十四年十月晦日虞山錢謙益記

徐州建保我亭記

嘉興朱子夢弼司教徐州以書述徐人之言而
來告曰戲馬臺之左南望雲龍山有亭翼然顏
曰保我徐人爲戶部分司郎中韓君作也君之

保我徐三年矣徐方游饑畿南山東之流移渡河而南與饑民偪處君爲食以食餓給錢以散遣居者行者部分肅然流寇警急南山盜剋日爲變集保甲千人夜據山城盜聞風散去徐之民饑不道殪寇不內潰君之力也署徐淮兵道篆不以傳遽爲解巡雉堞籍丁壯設礮石修羊馬墻懸金以教射手開十石弓引滿破的一軍叫呼相賀土寇孽東郊從數十騎搜其伏獲二酋以歸汗淫淫被馬鞍也曠賊袁某東犯分撥嬰城城外布營犄角敗之於郝家集斬酋三首

賊退折抵城南五十里桃山馬步二萬有奇君身自督陣敗賊於中停廟殺二百餘人拔營遁去移師擊蕭寇王六魁搗其巢僅以身免三戰皆大捷賊不敢左足窺徐君之力也日者賊乘勝入雒城闕煨燼閭閻塗炭微君徐之不爲兩河者幾希徐之大夫士庶謹舞僛功以有斯亭婦女脫簪珥兒童懷磚斲土咸謂我公保我之功不可泯也假辭以志之庶君之名與斯亭俱不朽敢具以請焉予惟徐之爲州自楚漢以來爲名鎮宋元豐中蘇子瞻上書論其形險安危爲

最切今天下方有事兩河閒寇賊蜂起則徐當復爲重鎮韓君起郎署司倉庾無城池士馬之寄而能以全力保徐屹爲金湯其功尤可尚也傳曰勇夫重閉淡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無備則襄雒之兩都會以親藩節鉞守之而潰有備則徐之一州以郎署守之而固然則韓君之功其可泯而斯亭其可以不作乎登斯亭也西北望芒碭劉季朱三之枌榆猶在也西俯白門樓曹公之所縛呂布也東南臨呂梁吳明徹之所堰泗以灌徐也又東眺泗水三城高

齊之所版築以扼陳也落成置酒登高賦詩數百年英雄割據節鎮廢興之遺跡依稀在焉其能無慨然而思悄然而恐矣乎據要害收豪傑招利國之治戶籍饑寒強鷙之民以捍大盜蘇子瞻之建白於元豐者舉行於今日庶幾南北晏然徐爲重鎮而韓君保我之功其有繼乎書之以詒朱子以復於徐之人刻陷壁閒其不惟以旌韓之功俾有官君子往來於斯者咸得以覽觀焉韓君名昭宣字次卿少師蒲州公之孫以任子爲郎能世其家者也

錢湛如先生祠堂記

嘉善錢湛如先生既歿之十五年博士弟子員考文而徵行謀祀先生於學宮相與上其事於所司所司皆報曰可先生之子副使繼登諸生繼振舉人繼章推先生遺志固辭學宮之祀請於郊外絃誦釣游之地別築祠堂以妥先生之魂以慰其鄉人之思考成之日邦君大夫率其邑里秀民胥會祠下再拜奠幣略如釋菜之儀副使兄弟肅拜於後莫敢適為主禮也禮成既畢事而來請文以記之予學周禮攷師儒之

而知先王立教之意至深遠也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士之與於賓興入賢能之書而登於天府者固已熟習於大司徒鄉三物之教夫人而可以爲師儒矣及其爲師氏保氏三德六藝不獨以教養國之貴游子弟而邦國之民亦與被焉其教國子也成均之法掌於大司樂其以賢得民以道得民也九兩之繫掌於太宰其沒也有報焉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則又春官宗伯之所司也周之盛世君道盛而師道亦統於君及其衰也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蓋亦本師

儒得民之職而非敢以師道自貳於君也師道之盛昉於東漢昌於河汾師道盛而君道或幾乎熄矣迨於宋道學儒林分而爲二道學盛而儒道亦幾乎熄矣先王立教之本意誰有明之者哉先生之道端粹而沖和高明而博厚其爲學以強學力行爲宗其立身以孝友溫恭爲準其教人以闇修慎靜爲的居家而鄉人式之居官而兆人懷之師儒之道備矣不聚徒黨不立壇墀教不出於詩書化不越於里塾師儒之名遜而不居而况於道學乎歿而辭瞽宗之祀先生之道光於身後矣斯祀也立門人世儒來遊來觀於先王立教之意其有所興起乎師儒之道明而儒林道學將自二而歸於一不獨爲俎豆之盛事而已也武塘錢氏自閣學中丞憲副三公以文學名世羣從蔚起昭回五色上應慶霄皆原本於先生閣學之稱先生以謂如沱漢之發源於岷嶓今茲之祀其亦先河後海之義歟記曰釋奠必有合吾喜其於祀典有合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復介石書院記

故太僕寺卿伯剛顧公在諫垣以言事謫居庸關外久之得還吳卜居大石山下爲樓於山之麓以祀吳公子游而宋著作信伯王公與其始祖原魯先生祔焉顏之曰介石書院濟南李攀龍爲之記樓之上有雲泉庵庵僧司祠中香火久而忘其故棄三賢神主於墻角將奄焉已有太僕玄孫苓請於兵使者宋公遂僧而復故祠額焉旣葺事而請予書之予惟佛氏之塔廟與吾儒之祠宇多託於名山巨石修竹茂樾之間各有疆理無相越也天池之斥基地使千年之

古利化爲昆明之劫灰吾不忍以屋廬火書之論張之大石之修先祠使百年之俎豆比於甘棠之懋芟吾不敢以捨宅布地之緣蓋之各成其是而已矣登斯樓也楹桷彫煥燈火青熒先賢之像設儼然在焉已而觀太僕之締構寒泉鏗錚如聆其清聲修篁擊戛如見其直節俛仰徬徨有不愜然而興起者乎後之君子其尚相與瞻仰而引之弗替也哉若夫吳公之後中吳之名賢多矣何以獨祀著作以其地則保祐之祠著作故在震澤之鄉較而陽山非其所也攀

龍之記頗推論著作所以得配子游者其言支
離傳會非予所知也嘉苓之志爲記其修復如
此崇禎辛巳十一月朔日虞山錢謙益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二

記二

重建青蓮寺碑

高原法師昱公自蜀之蓬溪不遠數千里遣其
上首弟子真禪遺書謙益曰縣治東南一百二
十里曰天池之山其下有青蓮寺唐武德中玄
奘大師西踰劔閣駐錫于此池生青蓮寺因以
名萬曆九年斷地得碑知其緣起者昱也由宋
紹興以迄勝國壞成不一洪武十年起其廢于
灌莽之中蔚爲寶坊者昱之始祖趙彥清也成

化二十六年斥寺而新之改建于震隅者昱之
高祖趙法清也萬曆四十三年昱自南都奉大
藏還謀建閣尊奉有善土地相宅之術者以謂
寺在山足不若移之于頂山陟水旋風氣茂密
於建立爲宜我龜爰契人謀叶從于是建皮經
之樓以閒計者五拓置寺之基以晦計者若干
買飯僧之田以晦計者若干其捐橐庀工者昱
之弟趙文清也移大雄殿于經樓之前焚燎廻
帶髹彤眩矚觀音韋馱兩殿兩廡三門庖滷階
祀繕治以次其齊心欣助者昱之姪趙承祥等

也寺旣葺事念後先興復之因與俗姓架構之
力皆不可以蕪滅願爲我書其歲月刊之好石
以圖永久余爲諸生晤昱公于海虞之破山寺
廣穎豐頤具大人相私心嚴事之及觀其詮釋
相宗諸典鈎貫義學擿抉遯隱諸方推服咸以
爲今之教魁也公生於劔外長于茲山皆樊師
過化之地斷碑泐石闕藏已久而涌現于千載
之後其卒能遠紹慈恩之緒殆非偶然者出坐
道場則軍持漉囊填咽講席歸構法宇則飛樓
湧殿示現人間是固其行願使然而樊師加被

之力下上千載如屈信臂蓋灼然不誣也後之
住山者尚有以繼豈公之志精研性相了達一
乘庶幾慈恩翻譯之書金輪鐵壁屹峙來茲茲
寺之熾然建立者亦比于毗盧樓閣不隨劫而
壞成也哉予故爲之述其梗槩而系以銘銘曰
廣漢之墟輿鬼精蓬山涪水相帶縈天池合沓
列翠屏池生蓮華應聖僧聖僧往矣垂千齡石
蕖萎絕甘露零斷碑暈蝕苔蘚青光氣熊熊夜
不扃有大論師疏遺經法幢再豎曲女城神靈
閔現符應徵鬼神撫呵出青冥陟岡遡澗宮地

形彈指平麓遷高京千栴萬礎如雲屯長楯反
宇棲列星右手斷取左手檠下移兜率人天驚
伽藍如的山如莖遺葉駢蓋華發榮琅函寶笈
臨王繩風旛月駕語鐸鈴鼓魚更苔時經行宛
如蓮華辦中生一華一辦一化身焚師應現皆
圓成蓮華鬱郁池水清焚師授記如親承玉華
翻譯嘗光明寶華樓閣無虧盈我作銘詩唱一
音誓願歷劫續慧燈南山青石比玉貞磨以爲
碑刻斯銘

龍樹庵記

儒者文文起姚孟長吾郡之歸然者也顧好從
浮圖廣傳者游傳太倉州沈氏子學儒不成去
學賈又不成遂好學浮圖法叅雪浪雲棲諸大
和尚棲止郡之華山寺鳩集淨侶繙閱大藏披
攘經營若庀其家未幾華山有壤地之訟僧徒
驚怖欲散去傳告哀于佛去氏削髮誓以死殉
凡三載訟稍息乃去而游虎林天目諸山飯僧
行脚執行堅苦歸休于墓田丙舍結廬以居因
斥之以事佛齊衆所謂龍樹庵者也吾觀佛之
徒其爲說以謂山河大地一切如幻而其身之

所寄瓦孟錫杖一飯一宿卽五山十刹亦比之
于逆旅傳遞而已然其人往往以塔廟爲國土
以伽藍爲金湯而效死以守之身可殺而不可
奪若傳者何其固也今之爲卿大夫者身受國
家疆圉之寄而不難以戎索與虜一旦喪師失
地日蹙國百里拱手瞪目彼此相顧視所謂敗
則死之危則亡之者其於浮圖何如也夫浮圖
之塔廟被四海未嘗爲責任于一人又非有高
爵醜賞勸誘于前嚴刑殊死警戒于後也而浮
圖之效死以衛塔廟者時有而卿大夫視疆圉

之事若奕棋然豈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而國
家之賞罰顧不足狗與抑亦佛之徒棄氏毀服
祝除髮毛無妻子身名之繼羈故其志桀然得
信而未可以責諸卿大夫與嗚呼此之不能而
彼能焉而又疾其能焉而思以蓋之曰彼浮屠
也彼之效死以居者固懂而免于吾之廬者也
一旦有事上不能謀士弗能死委而去之國家
之疆圉曾不得比于浮圖之塔廟而不以為恥
也文起孟長儒者也不斥浮圖而與之游也宜
傳治龍樹庵既成文起以書屬余曰庵未有記

傳具石請記子其勿辭余為之記曰庵在吳城
西白蓮涇南右折半里許老樹拒門如虬龍攫
拏因以名庵構十方堂以養老病畜池水以放
生立普門塔以厝閣維四眾而文起書金剛經
刻于塔上經始于萬曆某年凡若干年以潰于
成是為記

瑞光寺興造記

余十五六時從吾先君之吳門則主瑞光寺僧
藍園遠公迄今三十餘年先君停舟解裝與遠
公逢迎笑言之狀顯顯然在心目閒每過寺門

輒泫然回車不忍入也遠公居寺之後禪院每
令一小沙彌導余游廢寺殿堂蕭然塔下榛蕪
不辨甃城廊廡漏穿敗甃朽木與像設相撐柱
有聲拉拉然相與顧視促步以反余每思之如
宿昔之噩夢尚爲心悸又思此寺久已頽圯不
知今日又何如也崇禎辛未友人張異度以復
寺來告曰寺僧竺璠實主之已而璠過余曰公
知我乎卽遠公院中小沙彌也公于此寺有宿
緣幸爲我記之嗟乎璠爲小沙彌導余游寺時
其長與案上下耳今乃能夙夜經營還寺舊觀

其所成就不苟如此余稍長于璠束髮登朝值
兵興多壘之日浮湛罪廢一無以自效其視璠
爲可愧也雖然璠之主斯寺二十年所矣二十
年之中相之拜者幾人將之遣者幾人督撫大
吏易置者幾人當其築堤推轂富貴烜赫視夫
祝髮壞服麻鞋露肘之徒不啻一毫毛然其卒
能無愧之者幾人也蓋嘗論之浮屠之爲其塔
廟猶士大夫之謀人軍師國邑也浮屠以其塔
廟爲已而不以其塔廟爲已之塔廟以其塔廟
爲已故捍護之不啻頭目而庀治之不惜腦髓

不以其塔廟爲已之塔廟故一錢之入不私其囊篋畢世之計不及其子孫二者士大夫所遠不及也斯所以愧與報應因果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吾觀富貴烜赫者未幾而囊金積帛棄擲道路遺齒腐骨狼籍烏鳶視浮屠之四衆瞻仰粥魚齋鼓安隱高閑者所得孰多嗚呼士大夫之于浮屠不獨思愧也豈亦可以知懼矣乎以璠之賢能勞身捐軀以爲其塔廟其有取于余言也豈徒欲以夸大其能事邪予故推廣其意以告於世之君子而予旣無用于世粥魚齋鼓之閒他日將從璠而老姑書是以志余之愧焉寺建於吳赤烏其興廢載在郡志璠之興造經始于萬曆某年天啓甲子造七佛閣於佛殿之北崇禎己巳修天寧塔凡若干級募飯僧田若干畝寒灰竒公自楚來駐錫而崑山王在公益夙以宰官入道皆助璠唱緣克有終始崇禎壬申五月嘗熟錢某爲之記

杭州黃鶴山重建永慶寺記

杭州府治之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黃鶴高百餘丈與臯亭山離立而俗呼爲臯亭之黃鶴峯

以兩山皆從天目蜿蜒東來嶧而非屬故也山之陰有佛日寺宋明教嵩禪師卓錫之所安隱一濂慎公謀於祭酒馮公夢禎圖興復之不果乃得永慶寺故址于山之陽永慶寺者唐清泰二年創自吳越名湧泉院宋建炎中重建賜今額其後以元兵毀而慎公行求得之遂以興復爲已任里人郎珮鄭鶴買地構禪堂五間僧如良廣德廣斌等裒衣孟之美建佛殿五間而真寂院聞谷印公以雲棲大弟子激揚別傳之指慎公敦請蒞焉不起於座而道風演迤緇素全

集慎公厭世而去其徒衆遵遺命以院爲十方不用甲乙次相授請一江湘公主之而大麓等力爲飲助于是彌勒前殿兩廡僧寮次第告成印公與慧文製公相與經畫寺之軌範始定禪堂以棲衆縛禪佛殿以結侶念佛限以崇墉繚以修廊佛聲浩浩則樂邦湧現禪版肅然則祖燈輝映雖五山十刹號選佛之場者其清嚴精進未有逾此者也王子宇春與諸上人共襄斯舉歸而述其意徵余文以記之嗟乎禪與淨土開遮歷然唯以一事攷諸近代楚石禪門尊宿

也而有西齋淨土之咏雲棲念佛導師也而有
闡關策進之編未嘗不水乳相合也世之學者
妄生分別或相爲鬪諍或曲爲調人俛俛然莫
知所適從久矣印公有憂之旣唱單提之宗而
復顯雙修之範以其締構言之前殿後堂規矩
重疊出自一門示門庭之不可離而二也周垣
夾廊鍾魚交互邈不相及示旅途之不可混而
一也借事以顯理因權而著實亦可謂深切著
明也矣寺之事甫竣印公飄然遠去使人想見
其高風于屬山湧泉之間而濂公湘公宿德巋

然後先擔荷皆末法中所希有者余故樂爲之
記詳其興復之因庶來者得以考焉若夫印公
輩行願機緣默相感召盡未來際必有龍泉蹴
踏相繼爲人天眼目者固不係于樓閣之成壞
而亦非區區世諦文字可得而記也寺今名龍
居庵亦曰永慶禪院予從其舊稱永慶寺云

武林重修報國院記

先是紹覺法師居土橋之蓮居庵四方學徒麋
至往往擔簋裹飯餽邑屋以居仁慈慧公聽講
之暇喟然嘆曰武林故都會之地方袍圓頂之

流渡濤江越南海者軍持漉囊往來如織顧不
得一茅蓋頭風餐露宿憧憧爲旅人窮子豈吾
儕出世爲人之能事乎宋紹興間故有報國院
介清泰慶春兩門之間其遺址去蓮居數里而
近遂發願修復以爲接衆之地湛然禪師爲文
唱導諸方響應淨財雲湧逾年佛殿禪堂告成
又三年桑園菜畦飯僧之田養老之室無不以
次庀治是役也不煩鑿鼓不飾竿牘僧衆欣助
者什九而善信布施者什一慧公曰吾藉諸佛
之力仗十方之緣以有斯院也久之環而自私

長子孫而營利養焉其可乎吾聞之佛法付囑
國王大臣吾得宰官之外護者爲文證明之以
垂於久遠其可以無患于是介嚴子印持款門
以請于余余方有母之喪逡巡久之則使其徒
曰圓福者徒步搏穎祈必得余文乃去而嚴子
助之請益力余乃執筆以記之而復於慧公曰
嗚呼雲棲逝而淨業微紹覺亡而講席燿魔外
交作而盲禪盛行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子之作
是院也緣起於紹覺而淵源于雲棲其因地不
可謂不正矣其在今日盍亦思以扶其衰而稽

其敝乎今之禪非禪也公案而已矣捧喝而已矣河東之論密公曰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以禪門言之應微笑而微笑應面壁而面壁應捧喝而捧喝皆所謂非法非教不可軌迹尋者也今也隨方比擬逢人演說上堂示衆譬優人之登場禮拜印可類佞童之劇戲貧子數他家之寶愚人求刻舟之劍是不可爲一笑乎東山法門本無捧喝五花開後互顯機權老僧無法藉黃葉以止啼童子何

知效俱脂而斷指況乎聾瞽交唱狂易相尊揚眉瞬目眨眼宗師豎拂拈椎滿前大慧豈獨戲論未止抑亦妄語旣成是可不爲之悲愍乎彼所競相誇詡者曰徒黨之衆也聲聞之廣也利養之厚也夫日中一餐桑下一宿比丘之訓也架大屋養閑漢古德之所訶也以荷澤之顯發宗風弘濟國難知道者猶以固已損法爲譏而況於他乎彼之所羶我之所禁有識者視之如師子蟲如大火聚可也其又可褰裳而從之乎然則將如之何曰寧守淨無趣禪寧守雲棲之

真淨無趨今日之僞禪寧灰心挫名種淨因於
來切無吠聲逐響斷慧命于多生吾所謂扶其
衰而稽其敝者其在斯乎爲僧徒者守正法不
染邪法爲宰官者護正法不護邪法斯不負如
來付囑之意而金湯外護之名亦可以無愧矣
乎余之爲末法懼久矣因慧公之請而直舉以
告之雖然不獨爲慧公告而已也院之創始在
天啓元年其落成則天啓三年又十二年爲崇
禎七年予爲之記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嘗熟錢謙益記

資慶院重修記

武林之塘棲有僧院曰資慶初自宋建炎閒至
國朝凡再燬頽垣斷礎僅存菅棘中沙門圓公
居之六時禮誦與饑飈窮飈嘯呼應和閭右之
族知其有道也驩然相之剗朽翦蕪庀材僦工
萬曆二十年茶亭成又四年禪堂成圓公曰吾
藉淨信之力以有此此之謂多矣終不能持鈴
析飾竿牘如市賈之相求以大吾廬庶吉士胡
君休復塘棲里人也聞其風而說之爲唱導于
里中高門懸薄謹舞赴功某年大雄殿及大士

殿成又某年放生池普同塔次第畢舉方伯桐
城吳公揭以資慶院故額靚深完好視昔有加
焉塘棲爲武林周道列肆犬牙牙籌錯互流塵
眯目市囂聒耳而茲院獨巋然其中擊磬鼓鐘
肅清晨而警中夜見聞隨喜灑然有清涼火宅
之思至于旅人道長長年水宿流汗交趾耶許
入夢而忽焉鍾魚互荅經聲梵唄激颺悲厲于
燈地月落之時如沸乍沃如熱得濯擁襍欹枕
欹歎而煩醒者固不知其幾人也茲院之建其
視深山空谷徒爲幽棲閒止之地者其利益不

旣多乎然圓公不以榮名利養爲事辛勤四十
年如一彈指而院卒告成則其締構之誠與休
復仗助之力均不可誣也當圓公經始時一餅
一鉢休復實與被其艱已而休復現宰官身奄
忽摧謝入斯院也粥鼓淒涼禪燈黯淡亦必有
俛仰今昔愴然三嘆者矣自今以往夜壑已移
朝榮頻謝而茲院之火傳燈續久而逾衍千百
年而後又不有因茲而問其經始憑吊休復于
荒墳宿草之餘者乎由此言之世閒成住壞空
未有不相待而成而樓閣莊嚴幻出于四十年

閒者殆亦猶夫榮名利養之不可以爲嘗也其
亦可以感而悟矣回
山中謁余請記去病
二子者皆吾友也今
買石刻之相爲感也
也
介二子去病走其徒虞
與休復共興復茲院者
之其事以復去病使
曆丁巳之夏六月

徑山寺樹記

徑山寺在東北

伽藍六山冢五峯之間凡

有興作取於千

之外大江冒雙溪歷洪

流暴漲然從逆坂

上緣石邪許十里百折亭

徒顛踣木石騰藉是故寺不久輒廢廢而難復
以興也聞谷禪師印公語其徒某曰盍買山而
樹之樹可材也百年之內其可以掄材於山矣
乎于是買山若干畝樹松杉若干株循直嶺以
至三門又若干株刻其券而三之以爲之守禁
而又曰是不可以不志也使某書之於石詩有
之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古之邦君
建侯營室者之所有事也印公學佛之人也乃
能計久遠如是世之君子慮及于浹歲者亦寡
矣豈或百年嗚呼浮圖之昌其教宜矣其訓于

有官君子不尤深切哉夫以印公之願力後五百年茲山之飛樓湧殿當有如蘇子瞻之詩予之言何足以云也使世之君子過而眡之則以予言爲厲已而已矣天啓四年八月記

初學集卷第四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三

記三

重修素心堂記

吳江張益之先生余之先友也余兒時聞諸先夫子益之世居越來溪其父靜孝先生爲堂於溪上名之曰素心堂構堅好喬木翳然其傍有僞吳張士信廳事益之家中落堂已更主語罷輒爲憮然崇禎六年余訪益之之子孟舒于溪上登其堂卽所謂素心者孟舒已復而居之加塗墍焉問士信之廳事老屋巋然負扆猶在相

與緩步絮語感先夫子之游跡慨然太息不忍
去越翼日之無錫過華學士東亭故宅俗所推
甲第者前堂軒敞壯麗吞若素心者八九於其
胸中其樸雅閒靚殆弗如也飛樓突厦層臺砥
室網戶刻桷所在而是然赤白漫漶板腐而甃
缺亦閒有之不若越溪之居完且美也又爲之
慨然太息以爲奉誠之園平泉之莊唐人所俛
仰咏嘆不可勝紀王侯卿相百年之後裔孫克
守舊第若魏國之永興坊者蓋亦罕矣魯人美
僖公之復宇晉臣頌文子之成室張氏之有孟

舒豈非誠賢子孫而經史之所亟稱也與閒以
語異度異度曰噫吾兄之復是也則難矣吾兄
頻年以來身無兼衣食不重味匪朝伊夕拮据
將茶者爲此堂也修祖墓刊家集收族而洽親
者爲此堂也修身矯思刑妻孥化僮僕薰鄉里
而善良所以居此堂也吾兄年七十矣以先人
之故徼惠于吾子記此堂之復以代生辰爲壽
之詞不亦可乎余曰善遂書之而余方營先墓
於拂水築丙舍墓之西徧美是堂之制命工圖
以來視其棟宇而構焉他日堂成亦將屬異度

爲之記崇禎九年正月記

頤志堂記

河南陸羣圭氏家於虞山之下傍山臨池爲堂以讀書其中名之曰頤志取其家士衡之賦所謂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也堂旣成而橫經籍書俯仰誦讀者蓋有年矣今年謁余而請使記其名堂之意夫斯堂也以讀書而名也讀書之法無他要以考信古人箴砭俗學而已進學解韓退之所讀之書也答常中立書柳子厚所讀之書也古之學者自童丕之始十三經

之文畫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之書基本旣立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錄猶舟之有柁而後可以涉川也猶稱之有衡而後可以辨物也今之學者陳腐于理學膚陋于應舉汨沒錮蔽於近代之漢文唐詩當古學三變之後茫然不知經經緯史之學何處下手繇是而之焉譬之駕無舵之舟以適大海挾無衡之稱以游五都求其利涉而稱平也不已難乎俗學之敝莫甚於今日須溪之點定卓吾之剛割使人傭耳剝

目不見古書之大全三十年於此矣至於今聞人霸儒敢於執丹鉛之筆詆訶聖賢擊排經傳儼然以通經學古自命學者如中風狂走靡然而從之嗟乎胥天下而不通經不學古病雖劇猶可以藥石攻也胥天下而自命通經學古如今人之爲其病爲狂易喪心和扁望而却走矣楊子不云乎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陸子之嗜學若是其專且勤也亦思其所以正之而已矣經經而緯史繇韓柳所讀之書以進於古人俾後之學者有涉焉而以爲舵稱焉而以爲衡名堂之意庶有當乎余雖老而失學他日猶能負書挾冊登斯堂而問焉姑書是言以先之崇禎九年正月記

蓼菴記

太倉曹子忍生痛其父母之蚤世而不及養也又自傷其長而不遇無以慰其親於地下也讀詩至蓼莪輒爲廢書泣下文宮洗文起大書蓼菴二字以貽之曹子顏于其讀書之屋而請余爲之記吾聞諸夫子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卿大夫與士之孝而人子之所當有

事也若夫蓼莪之孝子致恨於失養而以爲鮮
民之生不如死此所謂庶人之孝也曹子宜何
居焉蓼莪之詩說詩者以爲刺幽王也其詩蓋
麗於谷風之什而北山之獨賢小明之悔任怨
嗟竝作蓋莫甚于此時今 聖天子在上惟皇
建極陰陽和而萬物理鹿鳴以下之詩竝興而
南陔白華亦皆比笙歌而奏於堂下居今之世
而悲憂窮蹇退而稱蓼莪之詩吾竊悲曹子之
志而惜其不遇也雖然曹子則可謂孝矣古之
人戒其君求賢而用吉士必曰有孝有德又曰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宣王之在內者推張仲孝
友而蕭望之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亦此志
也曹子志氣卓犖議論天下事滾滾如貫珠顧
其夙夜刻勵有終身之慕若此其將進而爲珪
璋孝德之士奮庸於休明之世以矢來游來歌
之盛事乎吾知其不徒爲蓼莪之孝子而足也
聊書之以廣曹子之意崇禎四年六月記

聊且園記

侍御萊蕪李君雍時謁余而請曰余爲園于城
之北隅其中亭之曰可以槐栢翳如花竹分列

鑿沼矢魚蹲石陰松此余之所芟也其東亭之
曰學稼植以黎棗雜以柿杏亭之後除地築場
誅茅爲屋溝塍迤錯鷄犬識路此余之所作勞
也其西亭之曰學圃樹桑成陰蔬得以避暘溲
井爲池土得以滋墳榮木周遭瓜果狼籍此余
之所食也折而南其中有齋曰則喜夾窻助明
琴書楮柱余之所抱膝而深居也梅樹盤紆編
爲虎落叢生蔓延香霧雜暎樹之眉曰梅花深
處東樹桃李西樹杏交亞蔽虧爲梅外藩以明
余之比于梅也其北則老樹攬挈茂林晻靄三

徑未絕窅如深山又折而西北地勢忽瀉清池
呀然長林覆之若眉著面桃李緣堤蓮藕盈池
無時不花靡夕不月余之所行吟而觴咏也合
而名之曰聊且園子其爲我記之余惟侍御荷
橐簪筆供奉赤墀今且巡行雲中上谷閒宣威
種落一丘一壑豈其所有事乎東夷不靖浹辰
而克我河東士大夫之辱不止于四郊之多壘
也又何燕游之足云乎侍御之名園曰聊且聊
且之爲言苟然而已之辭也今之苟然者多矣
苟然于廟堂而國論壞苟然于疆圉而戎索壞

侍御之所謂苟然者園亭燕游之事而已其所
告誠于世者不已多乎若以附于止足之義如
公子荆所云其於聊且之云固不相肯要亦所
謂同枕而異夢者何足以發侍御之指哉侍御
僂力王家爲天子復河東故地正佟夷之誅使
吾輩得握三寸管爲太平之幸人他日幅巾杖
屨訪侍御東海之濱坐斯園而訪陳跡以余知
言者也其樂爲何如天啓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保硯齋記

保硯齋者戈子莊樂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

端研以詒其子棠而以名其齋也戈子攜其子
過余山中薰沐肅拜而請爲之記夫天下之物
人苟愛而翫之未有不思詒其子孫者也金谷
之池臺平泉之花木集古之金石悅生之書畫
彝鼎非王公大人不能有非世爲王公大人不
能守也若夫硯則華門竹屋可以藏弄也破窻
損几可以鋪陳也韋布之儒生兔園之書冊可
以爲伴侶也匹夫孺子可懷褰而藏也可提挈
而走也是故天下翫好之物多不能傳之再世
而保硯爲易雖然硯之爲用大矣九經之文字

出焉天地之情物生焉傭工記名姓小儒箋蟲
魚其于硯也猶無與也貪夫用以把算子酷吏
用以書獄辭或媚權而飛章或乞哀而書表其
爲硯之辱終古不能浣也必也窮經而好古澡
身而洗心以磨礪比德焉以介石比貞焉其不
爲硯辱也斯爲能保硯者乎是故凡翫好之物
易于保有而保硯爲尤難戈子之以保硯名齋
也其將保其易者乎抑將保其難者乎文甫之
父子安貧矯志不失素風其能保斯硯以詒後
人也亦必有道矣吾邑繆深仲素嘗得述石圓

硯旁刻西園雅集圖出宋元章李伯麟之手遂
以述古名其堂而黃文獻公爲之記迄今三百
餘年仲素之硯未知猶在人閒否而其堂之遺
址亦無從問諸荒煙野草之閒獨文獻之文在
耳繇此言之保斯硯以詒子孫固不若求所以
保斯硯者之爲可久也戈子以此勗其子可矣
遂書之以爲記崇禎庚辰中秋記

嘗熟縣教諭武進白君遺愛記

古之學者必有師承顓門服習繇經術以達于
世務畫丘溝涂各有所指授而不亂自漢唐以

降莫不皆然勝國之季淝河東有三大儒曰黃
文獻潛柳待制貫吳山長萊以其學授于金華
宋文獻公以故金華之學閩中肆外獨盛于國
初金華既沒勝國儒者之學遂無傳焉嘉靖中
荆川唐先生起于毘陵旁搜遠紹其書滿家自
經史古今以至于禮樂兵刑陰陽律曆勾股測
望無所不貫穿荆川之指要雖與金華稍異其
講求實學繇經術以達于世務則一也世之爲
科舉進士之業者以帖括誦法荆川爲應舉之
資而已而鈎章棘句之徒又從而訾謗之荆川

之集已束之高閣不觀而況荆川以上者乎勝
國諸君子且不能舉其氏名又況于師友淵源
之際乎教學相沿俵俵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
爲意而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欲其先著于
胸中如虞文靖之所稱于蜀學者其可幾乎自
余里居以來士友之下問者未嘗不諄復告之
而俗學之蠱晦已久余之力固不足以表襮墜
緒障百川而東之也萬曆癸丑毘陵白君紹光
以進士乙榜署嘗熟學教諭疏穢訂頑緝文厲
行立五經社分曹課試四方名士翕然來從君

與禮部侍郎孫公皆荆川先生之外孫流風遺
書浸漬演迤入學鼓篋一皆舉荆川之學而措
之故其學安而道尊粲然有文如此也君既擢
興安縣知縣諸弟子員件繫其學政相率踵門
願刻文于石以示遠久余惟白君之師道立矣
諸弟子之親其師也可謂勞矣雖然先王之祭
川先河而後海稱人之善未有不本其父師者
也鄉人士之淑艾于白君者皆荆川之遺也其
可以無述乎因白君之教而推本荆川之學或
源或委發其遺書而讀之其人猶可作也自勝

國以沂漢唐其師承指授如捧手而相詔也夫
如是則吾鄉之士必有滌訓詁辭聲之陋出而
有聞于當世者而白君之教衣被于是邦者豈
有既乎記有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
人繼其志夫推本荆川之學以教邑之子弟白
君之志也余爲斯記陷置壁間鄉人士來游來
觀因余之言開發頭角庶有以繼白君之志而
衍其教思也哉己未正月廿八日記

儀孟劉母銘旌記

萬曆四十五年六月劉母王氏夫人卒于其子

永基宜興之官寢宜興之民三日哭罷市其大夫士聚而銘其旌曰儀孟劉母之柩按禮爲銘各以其物書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稱儀孟劉母者何別劉母也明旌之有銘也以死者爲不可別而以其旗識之識之者別之也稱儀孟以別劉母古之道也劉母之爲儀孟柰何劉母之爲婦也劉氏家中圯母女事絕巧初箴所出上奉尊章外應賓客下庀二叔履綦若指困廩總約暴練兼屨人染人之能嘗手自涑帛力瘳蠹澤器旁移時乃甦猶強起

事揮盞也宗人鄉老咸曰精五節累酒漿縫衣裳孟母之教也是善爲人婦劉母之爲母也告夫子曰孺子長矣盍令負笈出遊踐桑弧蓬矢之志乎跪塙于庭具羞服而遣之已遣永基如塙已又遣坑如永基三子者遂皆以尊師取友有聞望于時塙游燕母命之曰男子墮地有師女子獨無師女道嶧山爲我奠棗修于孟母所以志也塙謁孟子廟見石刻畫像長跪母前大慟而起爲文以記其事四方之人咸曰學以成名問則廣知孟母之志也是善爲人母永基舉

進士知嘗州之宜興縣母居官寢告戒僣勝禁
詔呼歎鳴於柩中永基出捕蝗母宿治菹臍旬
日而後反門闔封識宛然官舍有二桑繅絲得
十餘兩喜謂家人曰今歲幸不以授衣累宜興
矣卒之日民巷哭者如喪考妣而大夫士遂以
其旌銘之君子以爲允蓋徵諸劉母之爲人婦
爲人母者而又原本其所以師事孟母之意沒
身而已者也故曰稱儀孟劉母者別劉母也雖
然有是母斯有是子矣孟母之爲母師視公父
文伯田稷子之母加著焉以孟子爲之子也別
劉母者亦以別劉母之子也置銘于重于肆士
喪禮之僅存者也可以觀禮焉婦人無諡然大
夫士羣聚而銘有審諡于朝之義焉數其銘辭
六言而已旣別其母又以別其子志而婉微而
昭有春秋之遺法焉謙益未第時與塙永基定
交二子者之與謙益友也歸以告于其母謙益
習知母儀法聞銘旌之舉考于大夫士之辭以
爲其可以傳也遂刻石而爲之記

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天台泐法師者何慈月宮陳夫人也夫人而泐

師者何夫人陳氏之女歿墮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現而馮於叶以告也叶之言曰余吳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橫塘橋上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永寧宮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鎮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以箋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叶今年九年矣問其宿因則曰故天台之弟子智朗墮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墮神道以神道

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託勅俾以鬼神身說法也問本師記勅云何則曰大師以宿昔因緣親降慈月宮爲諸神設法吳人尚鬼好殺故現鬼道救殺業善巧方便漸次接引歸於台事而已其示現以十二年爲期後四年而大顯時節因緣皆大師所指授也叶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者戴生顧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或問於錢子曰慈月之事子以爲信乎誣乎余曰信也如來拳拳付囑惟此正法正法衰熄魔外盛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此時闡揚台事

大明如來一期教之肩鏑譬則破昏夜以月燈
開盲人以眼目諸佛菩薩所共護念証明誰得
而非之今之禪病深矣魔民登師子之坐廝養
踞大慧之席盲拳瞎棒欺天罔人信法門之師
子蟲也慈月以人天眼具正知見汲汲然以教
藥療禪病人知其闡教者所以顯教而不知其
療禪者正所以護禪也菩薩於疾病世作大醫
王慈月示現亦復如是我輩生人道中不能護
持末法而以聽於鬼神將慚愧讚嘆之不暇而
矧有後言耶至其妙達三乘博通外典微詞奧

義盡般若之笙簧綺句名章總伽陀之鼓吹紫
微右英諸真與楊許相訓問者猶不敢窺其藩
落而況神君紫姑之流乎故曰信也或曰爲台
事示現是矣其兼言禍福柰何曰師固言之矣
每見山林塚廟邪祀鬼神厭人血肉心竊痛恨
故多以符方療疾冥冊之中殺業第一故黽勉
相勸也今因病之驗而漸且求財求子求壽求
功名以一神之力而敢侵朝廷之權何不理之
尤也夫慈月所急者台事也而世人所急者貪
生畏死與榮名富厚也兩相急而兩相求不得

不聊且應之故曰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今
慈月急世人之所急而世人不求慈月之所求
求而不相得則怨與謗從之矣衆生在五濁世
中三毒競興十纏爭發以慈月之慈而不能供
其求也雖千佛出世其求彌甚以慈月之慈而
不能弭其謗也雖千佛出世其謗彌甚雖慈月
其若之何哉或曰朗爲天台高足弟子末後親
受囑累何以墮落乃爾曰師資云逝善友淪亡
剎那遷謝豈能自保無始以來惡業纏蓋放逸
比丘墮牛豬狗猴各五百身憍梵鉢提已得阿

羅漢道反作牛齡而何疑於朗耶自女人身轉
落鬼道如離弦之箭彌去彌遠然在鬼道中得
知宿命展轉牽率不昧宿因所謂如塞翁失馬
是也亦以戒力熏習善緣純熟譬如蹴踘著地
旋起佛言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解脫如優
鉢羅華以慈月之事觀之則知多生戒力如鎔
金入泥終不銷亡久而益瑩旣可以爲退墮鞭
後亦可以爲勇猛策進者也或曰淫昏之鬼不
在祀典慈月之歸神於此奈何曰鬼神之受報
不同其有威德者或住山谷或住空中各有宮

殿冠華鬢著天衣食甘美形容端正無異諸天
上方之神殆所謂有威德者也其生前必有利
益於生人貪姪著業受此福報不知以何因緣
因依慈月與被法力此其宿因亦不薄矣安得
以世眼量之獄神之受戒閻羅之聽講歸依正
法載在傳記四生六道皆可修行天龍夜叉竝
護佛法何獨於鬼神而斬之乎菩薩以願力故
天龍鬼神等及諸外道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
首廣爲宣化慈月之墮鬼道安知非乘宿昔願
力生趣異類調伏衆生卽鬼神中亦豈無以權

方便留惑示現者則鬼神之身爲業報爲應化
且未可臆斷而況於慈月乎或曰智者之入滅
久矣慈月之說法將使誰證之曰佛以大衣付
大迦葉以無上法付大阿羅漢皆不令滅度也
大師滅後六降山寺一還佛壘振錫披衣有如
平日以往時案行安隱之言較今日付囑流通
之旨嘗寂光中如屈伸臂耳子能知一心三觀
之義則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尚
何疑於慈月之今昔與大師之去住哉叶告我
曰明公爲我作傳以耀於世亦道人習氣未除

也余曰唯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岳忠武王畫像記

里中蕭生故觀察公之諸孫也嘗夢之武林拜
宋太師鄂國忠武王廟下王延入坐而語之曰
邊事旁午不遑啓處吾比年有事北方甫歸又
趣駕去矣顧視其左右介士嚴裝將發金戈鐵
馬鏦錚作聲泐然流汗而覺崇禎改元之十二
月也越一年而有遵化之事生占斯夢以爲信
而有徵命畫工繪王像夙夜饋盥事之而屬余
記其事自昔言夢者皆本于周官之六夢生之

夢何居曰是所謂正夢也寧錦解圍以來聖人
竄伏舉世之人皆置奴于度外生何思焉又何
寤焉筐篋几席之間噩而夢喜且懼而夢于王
事乎何有故曰正夢也 聖朝役使百靈羣神
羣祀名山大川靡不爲天子守護社稷訶禁不
祥獨王有事焉者何曰惟忠武王僂力中夏誓
滅金虜佟奴以王杲餘孽冒金源之後啓疆犯
順忠武有靈其能貫諸左雲而右憲陣背鬼而
刃麻扎生不克直擣黃龍飲匈奴之血沒而佐
佑 聖朝剗羣酋爲膾脯俾無遺種不惟陰敵

我王愾王亦可以逞厥志焉王之有事于北方者此也日者蘆溝之役戕我大帥殲我全師去都城僅三舍耳我不發一矢奴逡巡顧視銜尾引去雖 聖天子威靈輝赫蓋亦鬼神相助之力焉今之游魂餘息出沒遵永閒安知非王陽施陰闔假之條鋌而制其死命耶然則斯夢也何以獨告于生詩不云乎牧人乃夢曹人之夢衆君子謀曹也非有列于朝者也周官占夢季冬聘王夢及其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生之夢可謂吉矣蓋齋祓走三千里以斯夢獻于

天子 天子將訊諸宗伯舉周官拜受之典余亦宗伯之屬也記其事以徵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記四

重修維揚書院記

維揚有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
樞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
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其來舊矣萬曆中御史
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閱其蕪廢修而作之祀董
仲舒以後諸賢于其中高館會樓宏壯靚深故
御史大夫鄒忠介公爲之記久之復廢後鹽使
者秦和楊君愾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夷而

爲長亭廚傳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
書院以書屬余曰願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日者
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作于萬曆之中而浸淫
于天啓之後迨于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
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鈞黨促數
文網鏘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
隕阨是故逆奄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
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鐫夷其廉
隅吮嚙其頰舌頑鈍狂易懵然於森庀脂夜之
中于是朝著無槃水加劔之大臣疆場多扣頭

屈膝之大吏集詬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繇此
言之禁學之效可見于此矣自正心誠意之學
陳陳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
唇而譏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義
禮智其實則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蠅
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
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

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枿也質諸夢寐告諸妻子
未有不泐然汗下煩冤歛歛者也故曰噤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行道乞人之所不受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
仍之恬不爲怪彼亦遏抑其良知抹殺其廉恥
違心反面以至此極也誠使良知之學講之有
素知如是而爲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爲
忠臣孝子如是而亂臣賊子也知如是而爲聖
賢如是而夷狄禽獸也知湯之必灼也必不赴
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塗炭之必焦爛也必

不坐如是而士氣可立國恥可振姦庇脂夜之
祥其可以少解矣乎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
後流而爲狂子爲僂民所謂狂子僂民者顏山
農何心隱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脫屣身世
芥視權倖其肯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乎其肯
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乎講良知之學者公而
下之則爲狂子爲僂民激而返之則爲忠臣爲
義士視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違心而反面
者其不可同年而語亦已明矣嗚呼聖人之言
元氣也孟子之言藥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

劑也南宋之世以正心誠意藥之而不效故有風痺不知痛癢之證今之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藥之而不效故有頑鈍狂易之證舍是而不知診治則人心死矣病在膏肓不可以復活矣用良知之學爲急劑號呼惕厲庶幾其有瘳乎楊君今之有志于醫國者也當軍興倥傯征求旁午之會捨鹽鐵之策而修師儒講肄之事其必以爲救世之務莫先于此與誠先之則請自姚江之學始鄒忠介公者余之執友而楊君之鄉先生也天啓之學禁以忠介爲首忠介之記蓋亟稱姚江泰州而楊君之所得于忠介者深矣故樂爲記之使刻石陷諸壁間亦以告于維揚之士繼泰州而興起者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嘗熟錢謙益記

長洲鄭氏新復祭田記

惟鄭氏遠有條序國初國子監助教士龍斷自有宋建祠立主曰狀元毅夫公獬學士忠惠公性之丞相忠定公清之提舉文臺公天錫高士所南公思肖割膏腴以供祀視圭田而三之三傳爲處士穗躋助教于廡子孫以昭穆祔祭田

倍助教而三之自助教下五支分守其祀郡縣有牒祠有碑田有圖餘百年矣其割而畀之他族也自萬曆十二年始鄭之宗人顧視廬冢哭而相吊又餘五十年矣訟而贖之按碑以崇祀歸餘以息爭自宗禎十六年始于是鄭之雋孝廉敷教以書來請曰願有記昔者鄭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春秋諱之書曰以璧假許田僖公復許田閔宮作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鄭氏之舉於是乎近閔宮矣古者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乎丘木大

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其去而止之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知祭器不粥墳墓不去之義則天子諸侯以至于公卿大夫其所當守而勿去者可知已矣故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敗則亡之今也楚豫之間寇未至而先潰名都大邑棄之如遺跡焉向令能如鄭氏之子孫所以營祠復田死守勿替者其肯弁髦職守而以都邑與人乎嗚呼述祖德崇先祀可以教孝嚴守祧時饗祀可以觀禮食舊德

服先疇可以作忠使天下士大夫衆著于復田之義視朝廷之軍師國邑咸如祭器之不可粥墳墓之不可去則祖宗之土宇版章可復而流亡潰敗之禍其少止乎田之復鄭氏一家之事可以無書而復田於今日當名都大邑棄師失守恬不知戒之時其亦以有警也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是年崇禎十六年癸未也

虎丘雲巖寺重修大殿記

崇禎二年十一月虎丘雲巖寺災大雄寶殿萬佛閣觀音閣方丈樓觀一夕而燬山林焦枯神

鬼灼爛人天憐悽如聞歎噫寺僧持簿勸募垂十年高門縣簿靡有應者東陽張公奉天子命保釐是邦慨然嘆曰噫是誠在我捐俸錢搜鍤金僚屬咸佐助焉乃屬山僧鳩材庀徒量工命日自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始事至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大殿卒功方丈樓觀以次修葺邦人士女來游來觀耄艾詠歌推美頌考於是僧以公之命來請曰願有記也或曰昔稱虎丘奠吳西門西金方也闔廬之葬也瀕池六尺扁諸之劔三千葬三日而白虎蹲其上金之精也寺災之

夕金昌望齊坊市水銀匝地金氣發矣公于是
作斯殿以鎮之有厭勝之道焉天下盜賊鋒起
兵火彌亘中吳一隅宵柝不警公之爲吳人違
兵也此非其徵與或又曰張魏公當紹興時記
虎丘經藏以謂夷狄之變其來有自欲愛貪念
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鬪亂我佛以清淨立
教使回心歸善和氣自生公方親臨戎馬鏖劇
賊于京江桐皖之間顧汲汲爲此舉也表佛力
迎和氣彌三災消劫火其機緣深矣其願力偉
矣公固張姓也寧非魏公再來現身說法者歟

嗚呼頻年以來水旱刀兵雜然交作疵癘天扎
民不堪命方鎮大臣囊金積帛郵傳拜除視之
蔑如也自公之來敷和布德宣慈訓廉耆老病
癯燠肌起羸噐童鰥孤咸登衽席今茲之役一
錢寸布不煩公私朝蓋暮鹽節縮僦工斯殿之
落成也邦人之歡心頌聲與丹樓絳殿互相涌
現于諸天雲物之中故能化兵氣爲祥雲轉災
土爲佛國然則考公保釐之績著于東南者莫
如是役宜也公撫吳七年宣勞治河入爲本兵
以疆事牽連就徵吳之人扶杖負襁炷香撮土

匍匐佛前告哀祈宥若叫閭闔若投匭函此尤可書也余故不辭而爲之記其不特以記其成亦以使後之有官君子有事于崇佛者於張公之爲宜有考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嘗熟錢謙益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崇禎十六年三月行人司行人臣垓伏闕上疏言去年閏十一月奴酋兵掠萊陽臣父勅封儀真縣知縣姜瀉里山居聞警率子弟僮奴入城死守二月初六日奴突至城陷巷戰被執奴就

索金帛臣父罵曰吾二十年老書生二子爲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飽狗奴腹以馬捶捶之嚼齒大罵奴攢刃刺之乃死臣季弟姜坡偕侍郎宋玫守東城趨抱父屍慟哭奴縛置寨中夜舉火燒奴帳奴覺鬻殺之臣母及長兄圻負重傷圻妻王氏臣妻孫氏坡妻左氏及次姊先後投繯赴火死臣兄禮科給事中琛言事迂戇荷聖明寬宥頌繫西曹聞訃浹旬號慟絕食臣若奔赴故里則臣兄園扉一息立斃草土臣欲留視橐餽則臣父原野暴骨長飽烏鳶臣餘氣僵魂

死生無地伏望 皇上付臣法司代兄歸葬兄
得畢命首丘臣願填尸牢戶若臣兄罪必不赦
請勒限就繫伏前日妄言之辜并案臣今日妄
請之罪 天子覽其奏意惻然憐之未及發六
月登萊撫臣曾化龍覆奏姜氏一門忠孝請賜
優卹始得奉 明詔下所司該將以甲申九月
卜葬謂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其事嗚呼忠
臣孝子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存叛逆
之氣昌則亡有國家者之大坊也天寶逆命之
臣以六等定罪達奚珣輩駢斬于獨柳樹集百

寮往觀之而宋南渡李綱議僭逆僞命宜倣肅
宗時定罪用重典當時不能從識者以謂至德
之中興建炎之不振其興亡實繇于此今國家
方全盛奴雜種小醜闖螳賊游魂中朝士大夫
回面屈膝委質賊庭者所在而有夫豈國無刀
鋸以至是與若姜公者身無一命之寄家無中
人之產徒手扞賊橫身死義家人婦子血肉糜
爛國家元氣旁薄結轆而勃發于姜氏之一門
非偶然也使國家之臣子胥如姜氏則忠臣孝
子接踵于世何至如靖康之時所謂在內惟李

若水在外惟霍安國使敷天率土痛北轅而憂
左衽哉比歲奴三入畿輔一門殉難者高陽孫
氏順義成氏與姜氏而爲三孫氏成氏之議卹
當國者口噤目眙若避禁諱至今寢閣未下今
姜氏之卹獨出宸斷然後知崇獎節義固 聖
明之所急而所司奉行者之罪也自今以往忠
義之氣昌國家之元氣日固叛臣賊子當胥伏
獨樹之誅而奴闖之懸首藁街也不遠矣余爲
書其事以俟之且以誌於國史之傳忠義者崇
禎甲申三月記

韓蘄王墓碑記

宋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
碑巋然巖巖屈盤禮部尚書趙雄奉詔撰也宋
史列傳援据雄碑其書楊國夫人事則碑爲詳
建炎之復辟也楊國及二子質苗傳軍防守甚
嚴王略無顧念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傳
詔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傳乃
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
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
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巖陞楊國

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
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
王于嘉禾史云朱勝非給傅遣妻子慰撫世忠
而不及楊國云云略也傳正彥獻俘行宮楊國
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知略之優無愧前史
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
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
勤王誤也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
史云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
渡羅大經鶴林王露載兀木鑿河遁去夫人奏

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而碑及史皆不載爲蘄王諱也大經又云蘄王
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
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走出已
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因蹴之起問其
姓名密告其母邀至家具酒食資以金帛結爲
夫婦碑云楊國家楚州織簿爲屋蓋楊國家本
楚州寓京口也蘄王鎮楚州披草萊立軍府故
夫人亦織簿爲屋與士卒共力役也蘄王起銀
州積功轉進武副尉宣和二年調西師討方臘

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楊國于京口當
在此時王爲裨將非小卒也碑載王娶白氏秦
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周氏蘄
國夫人四妻皆啓國封蓋宋世待功臣彝典如
此楊國起家北里慷慨擇配識英雄韎韐之中
遂能定國難奏膚公豐碑青史於今爲烈豈不
偉哉辛巳長至日余與河東君泊舟京江指顧
金焦二山想見兀木窮蹙打話蘄王夫人佩金
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瀆沸中途
賦詩云餘香墜粉英雄氣刺水殘山俛仰間相
與感槩歎息久之甲申二月觀梅鄧尉還過
巖山下埽積葉剔蒼蘚肅拜酌酒而去因據探
楊國遺事記其本末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記五

耦耕堂記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
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
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亾何孟陽有長
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縻世囚跋前疐後爲
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予遭鈞黨
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
帶月相看竝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

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涇涇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構扇旁午殘生眇然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子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間歎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

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麤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

衡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翫山林朋
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
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
宋比玉予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
而予記其語於壁閒世之君子過而攬焉其亦
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朝陽榭記

耦耕堂東南之第地瓦礫叢積登之有異焉因
而爲臺狀如敦丘起屋半閒以障風雨於是屋
之爲拂水石之爲三脊峯之爲石門石城合脊

攢簇於尋丈之內灌木族叢仰承屢屨紛紅駭
綠蔽虧變換榭踞山之東旦卽見日名之曰朝
陽取爾雅釋山之云也梁簡文帝招真治碑曰
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拂水縣流灑天河而
俱會又曰其峯則有石門石城虛峴自然神功
挺起今斯榭之所直者高巖縣流樵夫牧人皆
能指示其處至所謂石門石城者流俗皆莫知
漫舉北山一二拳石以當之耳予按姑蘇志云
過吳王廟五六里有試劒石又有三脊石與石
城石門諸峯錯峙乃知三脊石之東試劒石下

石壁呀然中開俗謂之劔門卽石門也石之西其厓如防如削巨石錯列如雉堞樓櫓卽石城也簡文云虛峴挺起信不誣也舊志稱二峯在頂山西北蓋未可信又云石城吳王置美人處据漢書注及郡國志卽吳縣之靈巖山無容在虞山也予爲記於壁間庶游斯榭者可以舉目而得之且使讀者知古人模狀山水其言語簡妙爲不可及也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秋水閣記

閣於山與湖之間山圍如屏湖繞如帶山與湖

交相襲也虞山墮山也蜿蜒西屬至是則如密如防環拱而不忍去西湖連延數里繚如周墻湖之爲陂爲澗者彌望如江流山與湖之形經斯地也若胥變焉閣屹起平田之中無垣屋之蔽無藩籬之限背負雲氣冒盪煙水陰陽晦明開歛變怪皆不得遁其豪末閣旣成主人與客登而樂之謀所以名其閣者主人復於客曰客亦知河伯之自多於水乎今吾與子亦猶是也嘗試與子直前楹而望陽山箭缺累如重甃吳王拜郊之臺已爲黍離荆棘矣邈迤而西江上

諸山參錯如眉黛吳海國康蘄國之壁壘亦已
蕩爲江流矣下上千年英雄戰爭割據杳然
不可以復跡而况於斯閣歟又况於吾與子以
眇然之軀寄於斯閣者歟吾與子登斯閣也欣
然騁望舉酒相屬已不免啞然自笑而何怪於
人世之還而相笑與客曰不然於天地之中有
山與湖於山與湖之中有斯閣於斯閣之中有
吾與子吾與子相與晞朝陽而浴夕月釣清流
而弋高風其視人世之區區以井蠹相跨峙而
以腐鼠相嚇也爲何如哉吾聞之萬物莫不然

莫不非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小河伯而大海
若少仲尼而輕伯夷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夫變
蛭之相憐儵魚之出遊皆動手天機而無所待
也吾與子之相樂也人世之相笑也皆彼是之
兩行也而又何閒焉主人曰善哉吾不能辯也
姑以秋水名閣而書之以爲記崇禎四年三月
初五日

明發堂記

斥山居以爲墓鄉之爲堂爲閣游焉息焉者皆
墓域也直秋水閣之後竹樹掩曖礪石錯列宮

之以爲墓田丙舍其中爲堂前榮後寢高明而
靚深倣越溪張氏之製命工圖以來有以栢屋
售者度而移焉不爽尺寸名之曰明發於以登
牢蔬饌親賓示吾子孫毋忘其初也庭中有老
梅修竹浮水溜渠空翠自墮清陰不改堂之東
步檐周流迴廊交屬其前楹近臨墓道游人士
女竝肩接踵薄而觀之如坐鏡中紛紅拖碧如
雜圖畫折而東拂水之礪繞墓前穴墻而出以
注於簷下雨過泉雍水石鬪擊蛇龍攫挐風雷
喧飀潰而西傾折回直舒爲漫流闌束崖旋潰

沸土瀑淥然而下經第五橋以入於明堂之水
梁簡文所謂拂水縣流天河俱會者循行吾欄
檻之間猶硯池帶水也礪之湫流又折而北滙
於堂之西石壁之下有泉湛然所謂歸來泉也
泉之下洄池蓄停礪石平布其西築室方丈幽
蔭蒼蔚翠蔓蒙絡日車蒼涼月輪穿漏此吾堂
之別館也堂之東北隅有樓以燕處有陰室以
違夏有陽室以違冬庑庖福順序以爲此吾
所以翼夫堂也予之營斯堂也財一年而有急
徵之禍繫踰年而歸歸而廬於此也歲時伏臘

晨昏肅拜顧明發有懷之義未嘗不優然如有
見愾然如有聞也霜淒月黑風雨如晦白楊蕭
騷山谷震駭念古之孝子遶墳而啼攀栢而泣
未嘗不膚粟骨驚媿而所死也良夜開卷閒房
點筆追思壯年昔游春燈秋卷未嘗不撫駒策
驥歎老至而悲無聞也雜中之冠帶汝南之車
騎蜀郡之好事鄆杜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風枉
駕屨舄交錯舟舩填咽邑屋聞其無人空山爲
之成市畏虛名之難居知物望之不易副未嘗
不逖然以思默然以慙而悄然以恐也歲月荏

苒世務牽縈廬三年而復返俛仰感歎輒爲之
記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子孫念之
哉若夫遊觀之美山林鳥魚之樂非吾所以名
堂之意也其敢以示子孫乎廬居後之三年涂
月二十八日謙益謹記

花信樓記

於墓道之東偏擇爽塏之地撤耦耕堂而徙焉
招孟陽也堂之前隙地與秋水閣相直庀山居
之餘材爲樓五間後山如屏前湖如鏡堤池折
旋景物攢簇名之曰花信而劉狀元胤平書其

額拂水游觀之盛莫如花時祝釐之翁媪踏青之士女連袂接衽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閣笑呼喧闐游塵合沓呵之不能止避之不勝趨也作斯樓也而美其名幾以飽其觀聽誘而奪之樓旣成堤之西東閣道相望不能中分游者而來者滋益衆客或基余誘而奪之之法不已窮乎予曰予之名樓也以花信而游人之追奔走集者爲花來也當此之時風柔日麗春山如粧春湖如鏡弱柳縹煙天桃暈雨相與握蘭贈藥思吟怨歌靚觀微步傍徨徙倚非有以誘之誰

得而奪之迨乎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啾啾羣女出桑游者息觀者止紅綻綠肥草長麥秀於斯時也誰誘之而誰奪之耶吾與子倚飛閣臨長堤身游於嬌花寵柳餘香殢粉之中欣欣然如有得也已而時序遷改繁華代謝譬之雨止雲收酒闌人散未嘗不泫然如有所失也造物者之於吾與子也其誘且奪之則已久矣而子猶未之寤歟客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姑記其語於壁花時登斯樓也更與子飲酒

留仙館記

得周氏之廢圃於北郭古木藂石鬱蒼蒼蔚其西偏有陋室焉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樹綠沈几山翠濕牖煙霞澄鮮雲物靚深過者咸歎賞以爲靈區別館也樹之眉曰留仙之館客視而歎曰虞山故仙山也斯館也西望乾元宮徐神翁之雪井在焉迤而南爲招真治梁蘭文所銘二始八會者也折而北爲烏目山淳于斟遇慧車子授虹景經處也子將隱矣有意於登真度世名其館爲留仙不亦可乎予曰不然予之

名館者慈谿馮氏爾賡號留仙者也予取友於天下多矣晚而得留仙鼎鼎留仙之於我古所謂王貢嵇呂無以尚也予旣老於一丘而留仙爲天子之勞臣枝柱於津門渝水之間逖而思思而不得見眉之館焉所以識也客曰是矣則胡不書其姓繫其官而以別號名館使人疑於望仙迎仙之屬歟予笑曰子必以洪厓赤松餐六氣而飲沆瀣者而後爲仙歟吾之所謂仙者有異焉老子吾夫子之所學焉者也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禮經之所載

也許叔遜龍沙之祖也淨明忠孝其教法在也
以真誥考之忠臣孝子歷數千百年猶在金房
玉室之間迄於今不死也以留仙之館比於望
仙迎仙何不可哉士君子出而致身遂志分主
憂振國恤其爲修煉也視山澤之癯鷓息禽戲
塊然獨存者所得孰多吾嘗從樵陽之侶窺石
函之閱籍得廁名其間者吾黨蓋有人焉未可
謂神仙去人遠也客曰善哉請書之以爲記俟
其他日功成身退爲五湖三峯之游宴坐於斯
館相與縱飲舒嘯而以斯文示之崇禎壬午小

歲日記

玉繁軒記

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礬以爲梅花苦寒蘭花傷
豔山礬清而不寒香而不豔有淑姬靜女之風
蠟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予深賞其言今年得
兩株於廢圃老墻之下荆奧草除瓦礫披而出
之皆百歲物也老幹攫挈樛枝扶疎如衣從風
如袖拂地又如人拮拳乍脫相扶而立相視而
笑君顧而樂之爲屋三楹啓北牖以承之而請
名於予予名之曰玉繁而爲之記曰瑒花之更

名山礬始於黃魯直以瑒花爲唐昌之玉礬者
段謙叔曾端伯洪景盧也其辨證而以爲非者
周子充也夫瑒花之卽玉礬耶非耶誠無可援
据以唐人之詩觀之則劉夢得之雪礬瓊絲王
仲初之瓏鬆玉刻非此花誠不足以當之有其
實而欲奪其名乎物珎於希忽於近在江南則
爲山礬爲米囊野人牧豎夷爲樵蘇在長安則
爲玉礬神女爲之下九天停颺輪攀折而後去
固其所也以爲玉礬不生凡地惟唐昌及集賢
翰林有之則陋又以爲玉礬之種江南惟招隱

有之然則子充非重玉礬也重李文饒之玉礬
耳玉樹青葱長卿之賦也瓊樹璧月江總之辭
也子充又何以云乎抑將訪其種於宮中窮其
根於天上乎吾故斷取玉礬以榜斯軒春時花
放攀枝弄雪游詠其中當互爲詩以記之訂山
礬之名爲玉礬而無復比瑒更礬之譏也則自
予與君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
記

匪齋記

易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世儒之解曰匪人猶

曰小人也易言君子小人多矣於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於否曰內小人而外君子遯則曰吉曰否解則曰有解曰退革則曰豹變曰革面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曰小人勿用同人之九三曰小人弗克皆鑿鑿乎指小人而質言之也於比何獨不然比之卦以九五居陽爲主而五陰皆求比焉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永貞而不遇其主則猶未免於咎也初六之有孚盈缶永貞而遇其主故曰无咎終來有它拔茅彙征不遐遺朋亡泰之道也故曰吉六二之自內

內而得君六四之外比外而得賢故皆曰貞吉六三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其人中懷永貞蘊初六之盈缶而不遇其主者也莫益之或擊之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象曰不亦傷乎夫子蓋傷之也水流濕火就燥比之相從各以其類漢之有李固胡廣趙戒之匪人也唐之有陸贄裴延齡趙憬之匪人也易不言君子小人而曰匪人虛其位以俟人主之決擇也不言凶不言咎而言傷者何也有九五剛中之主顯比於上五陰之求比者用三驅之道以縱舍

之雖違有孚之吉而終免後夫之凶則亦止於
傷而已矣崇禎元年予以閣訟奉 明旨鐫責
曰中有匪人 上方向學精於詩書取原筮之
辭以斷枚卜之獄不斥言小人而曰匪人使臣
子雖退廢其名猶可居也震怒之後事得白卽
放歸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聖主之放其
臣也有哀矜無忿疾傷之之道也客有唁予者
曰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安知 上
不以蹇之匪躬勗子乎予曰是何敢哉請以
上之明旨名其讀書之齋曰匪而繹其說以爲

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

記六

游黃山記序

辛巳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游約以梅花時相尋于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嶽黃山之興少闌矣徐維翰書來勸駕讀之兩腋欲舉遂挾吳去塵以行吳長孺爲戒車馬庀糗脯子舍去非羣從相向慙慙而皆不能從也維翰之書曰白嶽奇峭猶畫家小景耳巉崎幽石盡爲惡俗黃冠所塗點黃山奇峰拔地高

者幾千文庫亦數百文上無所附足無所逸石
色蒼潤玲瓏天曲每有一罅輒有一松逕之短
鬚老骨千百其狀俱以石爲土歷東南二嶽北
至臥哈以外南至落迦匡廬九華都不足伯仲
大約口摹決不能盡懸想決不能及雖廢時日
煩跋涉終不可不到也是游也得詩二十餘首
寒窻無事補作記九篇已而悔曰維翰之言盡
矣又多乎哉余之援筆爲此編也客聞之索觀
者相屬余不能拒遂撰次爲一卷先詒孟陽于
長翰山中而略舉維翰之書以發其端壬午孟

陳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美齋記之一

黃山聳秀峻極作鎮一方江南諸山天台天目
爲最以地形準之黃山之趾與二山齊淝東西
宣歙池饒江信諸郡之山皆黃山之枝隴也其
水東南流入于歙北入于宣南入于杭于睦于
衢自衢西入于饒西北入于貴池其峰曰天都
天所都也亦曰三天子都東南西北皆有郭數
千里內之山扈者歸者岌者峘者嶧者蜀者皆
黃山之負展几格也古之建都者規方千里以

爲甸服必有大川巨浸以流其惡黃山之水奔注交屬分流于諸郡者皆自湯泉而出其爲流惡也亦遠矣謂之天都也不亦宜乎余以二月初五日發商山初七日抵湯院自商山至郡七十里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至湯院又八里其所逕寺曰楊干臺曰容成潭曰長潭嶺曰石碓石曰薌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其地勢坡陀犖确擁厓據壁溪流縈折澹岸相錯其人家衣美箭被芳草略徇拒門疎籬阻水褰裳濟涉半在煙嵐雲氣中繇長潭而山口山率環谷水率

注溪谷窮復入山山與谷如堂如防旋相窳又相別也溪之清激如矢或瀆沸如輪文石錯落深淺見底百里之內天容沉寥雲物鮮華游塵飛埃望厓却反人世腥腐穢濁之氣無從至焉余語同游者曰子知黃山乎是天中之都會而軒轅之洞府也二百里內皆離宮閣道羣真之所往來百神之所至止殆有神物司啓閉給糞除于此地而人未之見也吾嘗游岱矣未及登天門上日觀不知岱之尊也今吾之至于斯也肅然而清悄然而恐恍然如在天都石門之

上余之茲游也而豈徒哉是日浴于湯池宿藥
谷之桃源菴

記之二

自山口至湯口山之麓也登山之逕於是始湯
泉之流自紫石峰六百仞縣布其下有香泉溪
泉口瀆沸蒸熱冷泉下注涼溫齊和漢尾涌出
穢濁迸去初浴汗蒸蒸溢毛孔已而愾然霍然
如醒斯析如疢斯解拍浮久之恍然感素女王
真之事作畱題四絕句浴罷風于亭巾履衣袂
飄飄然皆塵外物也折而西竹樹交加崖石撐

柱蒙籠翳歷如無人逕行半里許余氏桃源菴
在焉菴之前天都青鸞鉢盂諸峰回合如屏障
其左則白龍潭水膏渟黛蓄噴薄巨石水聲砰
磅微雨霖霖辛夷炤簷皎如玉雪俄聞籬落閒
剝啄海陽邵梁卿幼青自白岳來訪足音跫然
足樂也午夜聞衝撞彌急溪聲雨聲澎湃錯互
晨起坐小樓視天都峰瀑布痕爛斑赧駁俄而
雨大至風水發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龍掉頭
掉尾橫拖倒拔白龍潭水鼓怒觸搏林木轟磕
几席震掉雨止泉益怒呀呷撞胸如杵在白日

下春少閒乃相與商游事焉余氏菴傍湯池朝夕浴于斯飲于斯汲于斯以斯池爲湯沐焉服食焉皆可也昔人飲菊潭而強飲杞水而壽況丹砂之泉軒轅浴之三日而伐皮易毛者乎以千金賃藥谷之廬以二千金庀糗糧治藥物沐飲于斯泉者數年登真度世可執券而取也今有進賢冠于此曰賣之三千金人爭攘臂而求之以三千金買一仙人則掉頭不顧此可爲一笑者也

記之三

緣禪符寺度石橋而北踰慈光寺行數里逕硃砂菴而上其東曰紫石峰三十六峰之第四峰與青鸞天都皆嶧山也過此取道鉢盂老人兩峰之間峰趾相竝兩崖合沓彌望削成不見罅縫捫壁而往呀然洞開軒豁呈露如闢門闔登山者蓋發軔于此里許憩觀音崖崖欹立如側蓋逕老人峰立石如老人偃僂縣厓多奇松裂石迸出糾枝覆蓋白雲蓬蓬冒松起僧曰雲將鋪海盍少待諸遂憩於面峰之亭登山極望山河大地皆海也天將雨則雲族而聚于山將晴

則雲解而歸于山河大地其聚其歸皆所謂鋪
海也雲初起如冒絮盤旋老人腰膂閒俄而滅
頂及足却迎凌亂迫遽迴合瀰漫匝匝海亦雲
也雲亦海也穿漏盪摩如百千樓閣如奔馬如
風檣奔踊卻會不可名狀盪胸撲面身在層雲
中亦一老人峰也久之雲氣解駁如浪文水勢
絡繹四散又如歸師班馬倏忽崩潰窅然不可
復跡矣回望老人峰偃僂如故若遲而肅客者
緣天都趾而西至文殊院宿焉黃山自觀音厓
而上老木搯徑壽藤冒石青竹綠莎蒙絡搖綴
日景乍穿飛泉忽灑陰沉窅窅非復人世山未
及上曰翠微其此之謂乎升老人峰天宇恢廓
雲物在下三十六峰參錯涌現恍恍然又度一
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記之四

憇桃源菴指天都爲諸峰之中峰山形絡繹未
有以殊異也雲生峰腰層疊如褻衣焉雲氣蒼
翳峰各離立天都乃巋然于諸峰矣竝老人峰
沿礪上皆緣天都之趾援危松攀罅壁或折而
陞或縣而度旋觀天都如冕而垂如介而立眎

向之所見尊嚴有加焉下嶺復上僧方鑿石斧
鑿之痕與趾相錯也石壁斷裂人從石罅中上
歷罅里許天都逐罅而走甫瞪目而踵已失也
甫曳踵而目又失也壁絕石復上合乃梯而下
人之下如汲井身則其綆也汲既深綆穴地而
出又從井榦中上也折而陟臺是爲文殊院普
門安公所荒度也院負疊嶂峰左象右獅二羅
松如羽蓋面擁石如覆袈裟其上有趺跡其下
下絕桃花峰居趺石之足桃花之湯出焉其東
則天都峰如旒倒垂其西則蓮華峰獻萼焉其

西面曠如也指點凝望浮煙直矗靄青蔥紺碧穿
漏于夕陽平楚之間已而煙凝靄積四望如一
暮景夕嵐無往而非雲海向所沾沾于老人峰
者又存乎見少矣生臺有二鴉翔集僧言此神
鴉也明日當爲公先導與之食祝而遣之寢室
不滿一弓夜氣肅冽與老僧推戶而起三十六
峰微茫浸月魄中零露灑灑露溼巾屨悽神寒
骨峭愴而返余故好山栖野宿以此方之其猶
在曲屋突夏砥室羅幃之中乎余之山居而宿
焉者自茲夕始也

記之五

清曉出文殊院神鴉背行而先炤微幻空兩僧
從焉避蓮華溝險從支逕右折險益甚炤微肘
掖余臂幻空踵受余趾三人者歷與駟蛩若也
行三里許憩炤微茆菴菴背蓮花面天都負山
厓屢蔽虧雲漢俯視洞壑日車在下陰茆簷藉
白石出孟陽畫扇傳觀惜不與偕杖屨也二僧
踞盤石疏記所宜游者曰繇喝石居三里至一
線天再折一里許下百步雲梯又一里上大悲
頂出新闢小徑三里許達天海飯訖東北行上

平天砭五里上石筍砭轉始信峯經散花塢看
擾龍松過師子林上光明頂復歸天海少憩登
煉丹臺而還日未亭午天氣如清秋此游天所
相也食時飯天海神鴉却而迎焉次第游歷如
二僧之云日夕鴉去迴翔如顧別乃返天海宿
焉一線天石壁峭陁水旁激如雨疾趨過之傳
曰巖岑之下古人之所避風雨謂此也雲梯當
蓮華峰之趾磴道歷七百級磴陁而級長踵曳
如絙脛垂如汲下上攀援後趾須前趾前踵蹠
後踵旁瞰股栗作氣而後下乃相慶脫于險也

始信峰于三十六峰不中爲兒孫一部婁耳而頗踞諸峰之勝繇師子林東折兩厓陁立相去丈許北厓裂罅處一松被南厓援之以度陟其巔茆菴欹傾積雪楮柱俯視雲氣諸峰矗出其最竒石筍砭也圖經云黃帝浮丘公上昇之後雙石筍化成峰可高千丈今石筍攢立不啻千百嵌空突起拔地插天鈎連坼裂譎詭化質亦不可以丈計豈造物者役使鬼神破碎虛空穿大地爲苑囿鑿混沌之肺腑以有此也起視大壑却立萬仞指點宣州池陽堆皺蹙纒如困

廩馮高臨下如限堵墻堆阜虛落人語殷殷過此則翠微松谷黃山西北之境盡矣煉丹臺之前拱立相向者煉丹峰也翠微飛來諸峰各負勢不相下胥僂爲環衛崩壓倚傾櫛比綦布若削劔戟若樹儲胥軒轅相宅之地故有神物護訶妄人不察設版築室宜其蕩剛風而焚劫火不終朝而輒毀也三十六峰側影旁軼敷花如菡萏丹臺藏貯其中如的中之慧臺方廣可置萬人三面剗削前臨無地却行偃臥足躡躡不能舉目眴眩者久之余之登茲山也自湯寺而

上披蒙茸歷幽仄蓋奧如也自文殊院而上指
削成遡雲漢蓋曠如也及遵石筍丹臺觀夕陽
望光景意迷精爽默自循省靈區異境顯顯心
目安知俛仰之間不將一瞬遷改夜半有負之
而趨者與安知吾身在此而市朝陵谷堆塵聚
塊者不已窅然若喪與又安知吾所坐之處所
游之地非幻化爲之如所謂五山之根無所連
著者而吾亦將馮空而碩虛與余肉人也載朽
腐之軀以游乎清都紫微余心蕩焉夫安得不
執化人之祛懂而求還也與楚莊王曰子具于
樂焉而不敢以久留也

記之六

晨起風蓬蓬然取道雲梯面風逆上負風而仆
仆而起兩腋若有人相扶不知其爲風力也盡
雲梯則爲蓮華峰之趾徑如荷莖紆迴藏峰腹
中磴窮穿峰腹而出如緣荷本上重臺也風愈
厲逆曳不得上乃據石趺坐以俟登陟者巡途
而下欲前復却一松一石低迴如故人僧曰三

十六峰處處惜別盍早至慈光寺招邀諸峰與
執手欄楯閒乎寺踞天都之隴枕桃花蓮華二
峰左則硃砂青鸞紫石右則疊嶂雲門竝外翼
焉普門安公者縛禪清涼山中定中見黃山遂
繇清涼徙焉比入都門願力冥感 慈聖皇太
后頒內帑爲薙髮賜紫衣幡杖 神宗賜寺額
曰慈光降敕護持今寺尊奉藏經 慈聖所欽
賜裝池也四面金像像七層層四尊凡二十有
八層有蓮花坐坐有七準提居葉中一葉一佛
佛不啻萬計 慈聖及兩宮所施造也普門將

構四面殿手削木爲式四阿四嚮不失毫髮今
藏弄焉普門隻手開山熾然建立當其時 兩
宮之慈恩加被四海之物力充牣移兜率于人
閒化榛莽爲佛土何其盛也軍興日煩饑饉洊
至鍾魚寥落糠覈不繼追鼓鐘于長信數伽藍
于雒陽蓋不勝滄海劫灰之嘆焉斯李文叔之
所以致慨于名園也普門塔在寺後白石鑿鑿
桃花流水圍繞塔前人世牛眠馬鬣起冢象祁
連者方斯蔑如亦可感也是夕再浴湯池宿桃
源菴山僧相送不忍舍鄭重而別寄語天都蓮

花諸峰如吳人語念相聞也元人汪澤民曰宿
湯寺聞啼禽聲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
下山咸無有余方有南浦之別聞之悽然感余
心焉既與黃山別遂窮日之力以歸

記之七

余之登山也浴湯池憇桃源菴夜半大雨坐白
龍潭小樓看天都峰瀑布雨止登山雲氣猶滃
鬱登老人峰看鋪海山行三日天宇軒豁如高
秋蕭辰一望千里每春夏登山煙嵐偏塞不辨
尋丈山僧嘆詫得未曾有甫出山雨復大作淋

灑霑溼同游者更相慶也客曰黃山之游樂乎
余應之曰樂則樂矣游則未也三十六峰之最
著者莫如天都蓮花出芳村則蓮花峰離立抵
白龍潭則天都正中如屏陟慈光寺踞天都而
枕蓮花離而又屬顧若宿畱憇文殊院天都東
拱若幡幢之建立蓮花右翊若瓣花之披敷兩
峰之面目畢見矣自茲以往偈背易嚮步武換
形如鏡中取影橫見倒出非坐臥俯仰不能髣
髴而茲遊未遑也昔人言採藥者裹三日糧達
天都頂萬曆閒普門闢菴相繼登陟石塔旛燈

儼然在焉夫獨非腐肉朽骨而遂如天之不可
升耶石門爲黟山之中峰歙郡黃山樓北瞰此
峰峰勢中坼若巨門唐人有詩曰閒倚朱欄西
北望只宜名作石門樓則石門之高峻唐時郡
樓見之而游人無復過問卽山僧亦莫知所在
此可以名游耶游茲山者必當裹餽糧曳芒屨
經年累月與山僧樵翁爲伴侶庶可以攬山川
之性情窮峰巒之形勝然而霞城乳竇紫床碧
枕毛人之所飲阮公之所歌未可以津逮也桃
花如扇松花如燾竹葉如笠蓮葉如舟非鍊形
度世之人未易講也三十六峰之巔樵蘇絕跡
猿鳥悚慄唯乘飈輪駕雲車可以至焉列子言
海外五山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
相往來者不可數吾安知仙聖之人不往來于
三十六峰之間如東阡北陌乎吾將買山桃源
朝夕浴于湯池鍊形度世然後復理游屐焉山
靈其許我哉

記之八

山之奇以泉以雲以松水之奇莫奇于白龍潭
泉之奇莫奇于湯泉皆在山麓桃源溪水流入

湯泉乳水源白雲溪東流入桃花溪二十四溪
皆流注山足山空中水實其腹水之激射奔注
皆自腹以下故山下有泉而山上無泉也山極
高則雷雨在下雲之聚而出旅而歸皆在腰膂
間每見天都諸峰雲生如帶不能至其冢久之
滃然四合雲氣蔽翳其下而峰頂故在雲外也
鋪海之雲彌望如海忽焉迸散如鳧鷖兔逝山
高出雲外天宇曠然雲無所附麗故也湯寺以
上山皆直松名材檜榷榎楠藤絡莎被幽蔭蒼
蔚陟老人峰懸崖多異松負石絕出過此以往

無樹非松無松不奇有榦大如脛而根蟠屈以
畝計者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疎蔽道旁者有循
厓度壑因依如懸度者有穿罅穴縫崩迸如側
生者有幢幢如羽葆者有矯矯如蛟龍者有臥
而起起而復臥者有橫而斷斷而復橫者文殊
院之左雲梯之背山形下絕皆有松踞之倚傾
還會與人俛仰此尤奇也始信峰之北厓一松
被南厓援其枝以度俗所謂接引松也其西巨
石屏立一松高三尺許廣一畝曲幹撐石厓而
出自上穿下石爲中裂糾結攬拏所謂擾龍松

也石筍矸鍊丹臺峰石特出離立無支隴無贅
阜一石一松如首之有筭如車之有蓋參差入
雲遙望如薺奇矣詭矣不可以名言矣松無土
以石爲土其身與皮幹皆石也滋雲雨殺霜雪
句喬元氣甲拆太古殆亦金膏水碧上藥靈草
之屬非凡草木也顧欲斫而取之作盆盎近玩
不亦陋乎度雲梯而東有長松夭矯雷劈之仆
地橫亘數十丈鱗鬣偃蹇怒張過者惜之余笑
曰此造物者爲此戲劇逆而折之使之更百千
年不知如何槎柯輪困蔚爲奇觀也吳人賣花
者揀梅之老枝屈折之約結之獻春則爲瓶花
之尤異者以相夸焉茲松也其亦造物之折枝
也與千年而後必有徵吾言而一笑者

記之九

黟山三十六峰詳載圖經學士大夫不能悉其
名而山僧牧子不能指其處所知者天都蓮花
煉丹硃砂十餘峰而已石人峰譌爲老人雲門
峰譌爲剪刀疊嶂峰譌爲勝蓮又有以培塿而
冒峰名者始信峰也李太白有詩送溫處士歸
黃山白鷺峰今不在三十六峰之列蓋三十六

峰皆高七百仞以上其外諸峰高二三百仞者
不與焉白鷺峰或亦諸峰之一也自普門安公
乘宿夢因緣闢文殊院命老人峰背一嶺曰三
觀嶺於是命名者紛如曰光明頂曰天海曰師
子林皆傳會文殊院而名也普門開山之後徽
人以黃山媚客輶車輶軒至止相望所至輒樹
眉顏額磨厓題名青峰白石有剝膚黥面之憂
三十六峰亦將不能保其故吾矣山之巔曰海
子繇平天砭循鍊丹峰里許名曰海門光明頂
爲前海師子林爲後海修廣可數里如以茲山

峻絕日其平行處爲海則華山之頂高崑四合
重嶺秀起不名之曰華海如以雲生之候彌望
雲浪日之曰海則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名之曰岱海以海名山以黃名海紕繆不
典當一切鐫削爲山靈一洗之也自山海經水
經紀三天子鄩亦曰三天子都地志家紛紛聚
訟有疏通之者曰率山爲首黟山爲脊大鄩爲
尻似矣新安老生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峰曰
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鄩婺有三天子鄩南
鄩也匡廬亦稱三天子鄩西鄩也績溪有大鄩

東北鄣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鄣爲天
子都之鄣此伯益桑欽之疏義而黟山之掌故
也時憲振奇人也所居環堵巢書其中見溪南
富人則唾面去之余遊新安新安人無能舉其
姓名者矣故余作黃山記以時憲之言終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

會祖懷會祖母李氏

祖遼祖母蕭氏

父麒母張氏三代皆歷贈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

北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城北西莊里孫公

年七十六狀

公諱承宗字稚繩其先河南之湯陰人永樂中有諱遇者徙居高陽城北二里之西莊子孫因家焉遇生懷懷生達達生麒麟生四子叔子諱敬宗繇舉人仕至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而公其季也家世豐產孝弟力田好行其德公之父太公倣儻闊達耽詩酒歲大祲族里皆仰給以生傾家以應徭役產益落其任俠好施自如也公生二歲凜然如成人鄰媪予之餅必懷歸以遺母母食然後敢食母使之旋顧視諸甥成童者

曰孺子在旁不便也母笑而異之年十餘歲徒步從職方公讀書學宮往來西莊遇風雪職方公欲負之公不肯兄弟相視含涕而笑遂從職方公授五經諸史穿穴今古蔚爲碩儒年三十二應選貢試奉天門對禦倭策萬言文不加點是日西華門災紅雲覆五鳳樓公賦詩記之曰黃扉進御平夷策應許書生抱六竒其自負已不徒矣是歲舉於鄉又十年舉進士公長而鐵面劔眉須髯如戟聲如鼓鐘殷動牆壁方嚴鯁亮沈塞果毅不苟訾笑不妄取予雖爲儒生巋

然如巨人長德人望而畏之矣嘗授經易水雲
中杖劔游塞下從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
紇于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
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繫馬貫酒
高歌唱用是以曉暘虜情通知邊事本末大同兵
噪圍撫院鼓聲如雷闔署莫知所爲公教令史
書榜示曰向某道領餉譁者斬兵士從門闔中
窺之薨然而散巡撫房守士執公手而嘆曰非
吾所及也萬曆三十二年試進士唱名第二除
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歷左諭德

司經局洗馬

熹宗卽位遷左庶子克日講官

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事日講如故公爲史官不造請權要不徵逐游
讌厚自貴重泊如也顧不屑爲低眉拱手優閒
養望館閣間有大議矯尾厲角奮袞而譚往往
自公一言而決內閣以中堂相臨兼有師資之
誼其賢者爭相引重退而一無所附麗其不賢
者深自閔匿不欲一過其門及其罷免死亡未
嘗不鄭重慰藉也 神宗末 東宮有挺擊之
變御史劉廷元以風癩蔽其獄閣臣吳道南密

以諮公公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
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
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
堂密揭啓之耳道南謝曰謹受教於是挺擊之
獄定已而爲人序諫草暨南闈發策頗著其語
主風癩者銜之丁巳內計議左公於外掌院劉
一燝曰孫公國之元氣誠不忍阿附黨論得罪
天下萬世也力持之乃止熹廟初御講筵內
閣戒講官講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恐上
勸弗能省也公告同官曰主上幼冲在我輩

六七措大開導聖聰講章須詳明切直博引
曲譬若講官聽中堂爲芟改中堂又視中人爲
忌諱則講筵爲無人矣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
講章與其擇講章寧去講官可也講官李光元
亦以內閣不宜芟改講章上書爭之於是講章
乃得勿改公當進講容止莊靜敷陳剴切忠誠
惻怛著見眉宇上聽之輒灑然動色易容詢
近侍長鬚者何官曰庶子孫某上曰我偏懂
他講每進直講姓名輒喜曰我又懂他了上
朝罷喜謂近侍我尊重如此移宮之議司禮王

安主之公恐上幼而驕宮闈之中或導之以薄也進講克明俊德章既畢乃疏解以親九族高會祖父子孫會玄之詳因反覆開諭言帝堯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決不敢自恃說自家是天子極尊重了便輕疎一家骨肉所以要親愛九族處置得所我皇上內有宮眷戚畹外有宗室親藩皆九族之支屬須要同其好惡共其富貴凡先遺眷屬仁至義盡無使驕恣無俾怨恫以傷親睦上端凝拱聽退而喜曰我今日纔知九族昨日如何不儆在講章裏安曰講官於

講章外臨時發明耳然而安殊不懌也進講次上嗽以紙拭涕唾公東向拱立不進上目之東班官亦目趣公公拱立如故俟上拭罷整衣迺前講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於出入起居四字點分爲讀抑揚其音節以聳上聽備述堯舜欽明兢業及我二祖敬天家法上肅然起敬退謂孫講官知禮再講值上嗽公釋籤以待上益莊不復拭唾矣凡講官讀書近侍皆先期進讀字韻有互異者上高聲讀某字爲某講官從之不敢是正也公侍上讀書至

三百六旬有六日讀六爲溜 上高聲讀溜者
三公亦高聲讀祿者三 上改而從公退而知
溜音之譌也戒近侍曰畢竟拗講官不過以後
休錯被講官笑公謂安及高時明日民間家塾
講習朝夕聚首促膝羣萃笑語相習而熟今
上御講筵恭嘿無一問難臣下日踧踖而退何
繇熟也嘗朝奏事例有口荅今借此儀與公等
約 上問某句講官通俗細解再問講官又細
解借此套數起發問難俾 上漸通曉機務講
帝鑑圖說指圖畫像如民間詞話演義之比俾

聖心與臣下日親日熟入而後說之此啓沃之
要也時明日非復午講不可安曰甚善當請修
九五齋時明日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茅茨土
階遺意何必修齋而後講乎安時明皆 先帝
東朝伴讀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 聖學計未
幾逆奄魏忠賢用事殺安罷時明公亦輟講惟
以去而講筵遂爲故事矣公每嘆息謂君德成
就責經筵亦須內閣與司禮有人不能獨責講
官而天啓中之經筵獨視內臣之賢否以爲隆
污則良可愧也萬曆四十二年建州酋奴兒哈

赤叛襲撫順清河大兵分四路進討我師敗沒
已而開原鐵嶺竝陷擒西虜宰賽滅北關要結
煖免炒花諸部脅服朝鮮其勢益張朝議倚遼
撫熊廷弼謂足以辦奴公曰未也當大事須置
身天宇之外俛視所營迺能洞析情勢使敵在
我目中今身爲遼事所圍敵見我而我不能見
敵惴惴懼敵之入我室發我屋會暇及藩籬之
外乎一城挑三道河虎皮驛破不能救枝斫膚
剝而曰護其本根樹其能久乎詞垣爭扼腕論
兵有事招練公守官自如顧舉朝皆視歸乎公

廷弼去奴陷我藩邊遂陷遼陽經略袁應泰自
焚死乃卽家起廷弼經略遼東寧前道王化貞
爲巡撫化貞自詭能結西虜用六萬兵破奴而
廷弼主固守兩人遂相惡交相謗也 上勅廷
臣議經撫去留至欲專命使講解奴兵已駸駸
度三岔矣崔景榮爲兵部尚書老臣遲頓數爲
言官所訶詈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公代舉
朝和之疏以累百計朝罷九卿臺省要公於會
極門相率下拜曰願公出身爲社稷計吾輩爲
社稷拜公公固辭不可遂推公爲兵部添設侍

郎以主東事。上不欲公離講筵，疏再上不許。天啓二年正月，奴兵略廣寧未至，化貞棄城走閭陽。廷弼見而唾之，惶遽噪譁，焚棄右屯。以西四百里，遂與監軍道臣高出、張應吾、邢慎言躡化貞後，相將入關。出至是已再逃矣。出之初逃也，上書於朝，請盡捐河西地以予西虜，我退守山海關，可以自保，其再逃也。益播其書於長安，幾惑衆以逃死。懦夫逃，臣競相祖述，且謂當并棄河東，畫關而守，中外聞斯言也。益懼，大臣雖未敢明主其說，而亦不能斷以爲非也。蓋關門

退守之議，昉於此矣。於是請用公者益亟，以謂不可朝夕待。上亦急東事，不復能留公於講筵，乃拜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以二月十八日入直辦事。凡九日，卽命以閣臣覈掌部務。辰入閣，午入部，仍以侍郎承旨。公入部，卽上奏曰：「臣家非業武，口不談兵，不知諸臣何以謬相推許致。皇上誤信，授以兵樞，臣再四省循，或者諸臣見臣頗負慷慨之氣，不投時好，不畏時嫌，以臣戇質，信臣直腸，臣惟今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之才，兼幾

分癡騃之性決不肯妄承於身所謂癡騃者習
聞忠君愛國之說不徇人情不聽私屬投之賄
必告於朝遺之書必聞於衆其懃懃懼懼期於
集思不以護黨期於廣益不以植私故能勞怨
不避毀譽不聞不化長安之習性不顧從旁之
蝮口臣今仰告 皇上今天下敝極矣若不極
力修明 祖宗法度以大布 皇上德澤人心
必不能固結士氣必不能奮揚臣下所爲致身
以奉明法者徒以供妬忌之口 皇上虛明以
察事理詳密以燭人情 飭厲文武諸臣勿角

口語勿事虛文以公忠憂國之心勵精敏有爲
之氣事關軍國大務羣策羣力一德一心同議
幹理同議節縮司兵馬者不得恣意於所不可
多而不顧供億之難司錢穀營造者不得刻意
於不可少而不顧星火之急卽科道各官事必
盡言言必盡事第人有賢否事有緩急須身在
事中者詳酌輕重悉心料理以副言者之籌策
諸臣望臣以必行抑且望臣以必可行臣望諸
臣以必言抑且望諸臣以必可言惟必可言乃
必可行人患言者之多臣患其少耳臣原無他

長獨有真念其有柅格不行仰干名法者容臣
執三尺以入告 皇上將天下警心迅霆頓破
沉陰是臣之志也又敬陳目前切要曰年來兵
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
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備邊而日增文
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其一種
因循誕謾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返故以一
隅勤天下遂至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旣壞一隅
兼壞天下臣以爲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
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在

皇上勅厲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而先選精
敏有爲之材昔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
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
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
博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
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撫道俱極一
時之選大破嘗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例以
徇情分郡邑之長務擇廉幹蓋郡邑尚可揆括
儲侍而廉乃不私幹乃有用遂可積餉養兵以
應徵求以辦城守凡地皆然而畿內爲急至於

武吏不拘曾在戰陳曾爲大將亦不拘文武兵部調諸將有才望者徧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聽其自擇意氣相合者卽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兵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爲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兵之道精不可以事窺麤不可以理解而文吏泥初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馬

而不得展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唯是去文吏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鄉者劉綎杜松近者羅一貴之勇烈假令得專制之權何至於敗惜也大將旣得其人便當以遼事付之小勝小劔皆勿問要於守關無闌入俟兵力之厚爲恢復城堡有所復卽以畀其人略法黔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於遼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朝廷特資兵

饒明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可法也
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文添武以爲兵害而不
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募兵下等之餉
何能爲練當如募兵之法列餉爲三等而以遞
升遞降之法簡拔清汰環城爲營每城建三營
營可八千有竒建營之法卽以陣法爲之令什
什伍伍在營如陣在陣如營升其伉健者爲親
軍而老弱拊營姑任之爲老家如宋初升籍之
法不變嘗不動衆而陰奪其勢不憂其徒衆而
易譁也其大要在先簡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

清其拜座主之費尤在總協大臣挈持綱領勿
循格套以提掇營將之清神則京兵可強募兵
可省而外兵屯聚之禍可銷也永平爲陵京重
鎮爲山海後勁不可再以巡撫却不可不設總
兵與山海薊鎮爲鑿脚之勢爲 皇上護此雄
關盧龍薊門諸州縣宜略倣各邊之法城各設
守將一員添兵防戍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鎮戍
連接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處設兵雖爲各城
防守其實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布於各城
以爲老營於西則若以京師之兵分布於各城

以爲突騎每城擇健令及佐貳團結義民安插
流傭兵卽於本州縣招募器甲糧餉給以本地
錢糧近畿三百里內發數萬金儲米豆爲備備
而不用可平糶以賑民而官饒其息一片石而
西戚繼光故壘在焉可按其踪而加修葺畿南
涿易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撫臣張
鳳翔議招兵五萬臣謂有一兵當得一兵之實
用無多口幾千幾萬不得一兵之用也天津北
平若京東皆可屯田以屯撥遼人以渠限胡馬
以租給軍餉此三便也臣之所言非有迂遠難

行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非欲棄老成獎新
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
姑務偷安大廈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
問而牢護面皮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法凌夷
蠹壞而不可收拾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修朝
廷之公法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而奉法之害
其中於身者亦大若言必遜 皇上之心動必
諧衆人之意老成長慮却顧身名不爲 皇上
主持今天下豈少此人而 皇上亦何取於臣
哉當是時奴警日亟長安一夕數驚閣部大臣

瞪目屏足苟幸旦夕無事言官如蜩蟬沸羹聚
族分部莫適爲公家計公旣以法斷自任乃上
章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竝讞以結正朝
士之庇護經撫分左右袒者請逮給事明時舉
御史李達以懲蜀之招兵致寇者請詰責募兵
監軍諸臣以次究問以警有位之骫骳者公所
彈治或時所譽望及抗章推薦公者人或以謂
公公曰法者天下之公也吾輩先置身於法中
然後可出其身爲朝廷明法若以其讎而入之
親而出之毀而伐之譽而捨之壞法實自我始

何以信天下奏上 詔如公所請舉朝聳然始
知有國法而側目怨咨者亦多矣招兵之議起
勳或先奮臂公請一切停止曰勳臣總京營
坐五府果能清理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
見在之清理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
爭上書言結死士一呼千萬人立至公請一一
核之曰王韶郭京之流好以大言僨事恐其爲
權門之藉託此輩爲神君也駙馬都尉王昺公
夫人之姪也公覆其疏曰廷議尚有參差本官
宜切引避其不私親暱不辭怨謗皆此類也兵

部尚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而王象乾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虜種族部落西虜亦愛之然實無他才略用漢財物啖虜煦煦相媚說而已至是欲用一百二十萬以撫西虜藉以禦奴象乾老矣聊用以羈縻顧望幸得解去而在晉之出也深倚象乾謀用西虜以襲廣寧象乾其之曰得廣寧不可守也爲罪滋大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此穩著也在晉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里舖工四千餘丈費一百二十萬而麗譙亭障

不與焉關門僚佐袁崇煥沈縈孫元化力爭不能得皆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以臆也當身往決之公曰某當往疏請以六月十五日單車就道陛辭加太子太保賜璘玉銀幣先後控辭疏辭五口辭二皆不許二十六日抵關閱新城公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之四萬兵以守乎曰當另設兵公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而西北不當有守乎其戰兵卽守兵乎抑另有戰兵乎築關在八里內新城之背卽舊城之趾也舊城之品坑地雷將爲

虜設乎抑爲我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則安用舊
城如不可守則新兵之四萬倒戈舊城之下將
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虜乎曰關外有三道
關可入公曰若是則虜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
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公曰兵未潰
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若是則又安用重
關且敗兵入三道關虜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
潰不又爲全遼之續乎曰將於八里內南負山
北抵海掘溝二十里以限胡馬公曰徐中山之
經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爲關

今將踐砂鑿石火燒水激而成河不亦難乎
成祖棄大寧諸城而獨守遼東以大寧退有薊
門天險遼西非遼東不可守也今不爲恢復大
計切切然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開堂奧畿
東有寧宇乎關門諸遼佐俱從在晉數目之頗
倚以爲助公出褰中揭帖眎之曰諸君皆以爲
不可今日何默默也在晉語塞而止是時關門
議防守未決閻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在
晉堅持不可主守中前而逃臣張應吾邢慎言
力佐之公欲便衣策馬歷寧遠覺華相度形勢

在晉固止之曰關外西虜充斥元老出脫有不
虞當關者何所逃死公笑而不許則涕泣告哀
於幕僚乃抵中前所而止公出關毳幙羶車雜
還岡阜駝馬滿野腥羶撲人繇關門至寧遠皆
曰西虜爲防守而時以刼殺報乃知守邊助順
之不可信而主撫者之非忠計也關以東寧遠
以西五城二十七堡獨一城一堡僅存前哨將
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舖知守關者之無
意於關外卽守中前亦非其本懷也入中前所
所過荒落井臼依然登其城潛然下新亭之淚

遙望寧前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懸海
中與寧遠如左右掖天設以爲用水制奴之地
而益知畫關者之失策也公固已決計收復然
欲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在晉終不
應奴之徙錦義而東也義州人楊三畢麻子閉
城拒守所殺奴幾與城平遂奔據十三山爲寨
奴仰攻之不下築長圍以困之楊與畢自相圖
楊三死畢麻子遣陳天民求救曰義民十餘萬
忍死以待天兵公與王象乾計以五千兵據寧
遠出銳師以突之俾潰圍以出象乾議發西虜

爲聲援在晉不可乃陽具疏爲請救而極陳其
不可救之狀圍久不解冒大雨夜跳者六千人
其餘僅二男子得脫蹙而入關公督師後之四
日也公在道乃條列閱關事宜以上論守關則
曰奴未抵鎮武而我先燒寧前此前日經撫之
罪也我棄寧前奴終不至而我堅委爲西虜住
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
罪也道將旣縮胸匿影關內而不能轉其畏奴
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
臣之罪也臣與諸臣議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

於無用之版築不如以築八里者築寧遠之要
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與覺華
相犄角奴窺城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
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卽無事亦且驅西虜於
二百里外漸遠於關城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
論撫虜則曰督臣撫夷用夷之說臣種種有疑
喇慎朵顏諸部力能爲我守也何不令守寧遠
以東而我得以守寧遠彼不能守寧遠也亦何
取於守山海乎都塞二酋自稱住牧與奴相連
曰和也在我殺也在我又曰奴送貂馬於二酋

欲結婚而未應也時云殺奴時云和奴既窺我所欲以歆之於奴若親且於奴若怨又窺我所忌以要之其通官將無借爲重而浮湛其辭者乎虎酋之日順也犒賞喫食可二十萬夷兵二萬守邊歲犒賞三十六萬酋之助順也以何時也力必有主我於何時以何將何兵從何道出而但曰助順或曰塞上增兵二萬歲費餉一百九十四萬有奇募兵又不能不撫夷歲費銀二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用虜僅一百二萬謂用虜而遂可省用兵也臣又疑用虜而終不能不

用兵也且此五十六萬者以今歲進兵而一用之乎將歲仍爲額乎歲百二萬已不能繼而又終不能去兵將二百萬之餉更繁而百二萬之額歲益天下其堪此乎且此之款也與宣雲異宣雲之款卽作惡之虜既款則惡息而調發之費省今作款一虜作惡又一虜借此之款以息彼之惡卽款者不能而款之者何可必望 皇上勅經督二臣力修內備勿倚此爲實著而忽臣之所疑也論安插遼人則曰有關內之遼人王田豐潤之間擁犢車載婦女朝東暮西而呼

號於道者是也法當籍所聚遼人分注其衛所
量州縣大小分撥鄉堡無令流移不定而事久
變生也有關土之遼人環關城之外而片蓆爲
窩者是也法當籍其拳勇盡募爲兵置之中前
前屯漸及寧遠更擇其有家口者爲屯牧以遼
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大計也又有關外
十三站之遼人義民十餘萬因山爲寨以待救
者是也法當如袁崇煥議駐兵寧遠覺華迎護
以歸強者爲兵弱者屯牧此復遼之資也當事
者恐其召兵苦其歸而無計安插展轉躊躇聽

其自爲生死亂賊旣不能誅而忠義又不能援
十萬之衆盡化爲東西虜何可緩也論戰守大
略則曰爲今之計不盡洗天下之肺肝不能起
朝氣不盡改天下之觀聽不能收殘局不盡破
庸人之論則中外之聞聞見見不清不盡驅逃
潰之人則幕府之是是非非不正逃不在兵而
在道將哨馬回而道將相率而逃兵於何有道
臣如張應吾邢慎言何以抗顏將吏之上姑舍
之以全其生而關門無攢眉忸怩之氣亦足
也逃將皆肥頭大面關門有酒肉走路之謠十

六里關城豈堪此數人爲祟精簡而嚴汰之別
選拳勇膽智之將邊事尚可爲也臣之意實著
在及時立練精兵而練兵在精選良將其要在
有沉雄博大端謹精詳之大臣以提挈道將其
主意在守而其守在力修戰具其戰具在關而
其提掇全鎮之精神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
外仍以用西虜角東江爲虛活之著勿跼足於
十六里之內而日不外窺趾不外錯乃爲善守
關也臣至關而真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化爲
強將強兵種種著數自可爲計無人爲主卽終

日終年調兵調將百毛文龍萬西虜十重城百
道塹終是隔鞞搔癢獨是承前人蠱壞之餘正
秋高馬肥之日一接手而天下事不可知然而
來不可知幸其不來則尚及時可爲臣深爲經
臣懼之亦竊自懼也公入關過一片石閱薊鎮
諸口大雨留建昌七日條奏關西東形勢事宜
及薊昌諸鎮防守三鎮分轄衝邊水災凡十餘
疏無慮數十萬言恭謁 定慶二陵泣下霑襟
慨然有致命遂志之感焉 上遣中官賜銀幣
羊酒以勞其還命仍掌部事 上御講筵公面

陳邊事極言在晉不足倚然勤瘁可念當量移以善其去而付之能者上卽召還在晉爲南京兵部尚書盡逐逃臣張應吾等而八里築城之議罷是行也省費可九十七萬薊鎮所裁減撫賞又八十三萬五千公督師四年經費財一百三十餘萬取諸兩尚書之所罷而有餘也經略闕代者益難其人公上奏曰臣於講筵面陳關城事宜荷蒙一一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而目前人才只是如此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東伍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

鑿主守主退以迎合經臣之指而媒孽異已之不爲逃者以畏奴爲持重以逃死爲老成以媚夷爲制虜以棄地爲守關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估百萬以八里地百萬之費而糜歲時大將方事經營而彈文已絆其手足道將甫有籌策而軍府又柱其頰牙忠良稟計於逋臣敢勇程材於罪弁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喧呶有聲杏山十萬之義兵豈忍其委於夷虜關城數萬之流冗豈忍其盡爲捐瘠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奴酋所未到豈忍其鞠爲西虜之幕場經

臣業蒙召還舉朝似難勝任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而竝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卽天下以爲不可知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奴來窺關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必不使匹馬橫行奴少歛輯則簡驍雄膽智之將訓練士馬指授方略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進可以攻坐可以守然後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於 皇上而報 神廟 光廟之生成也

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

萊各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俟功有次第卽召還朝仍給關防勅書以便行事勅曰夫內安外攘夙稱重任出將入相尤鮮兼才惟卿以密勿贊襄之臣兼干城腹心之任旣謨謀於帷幄復筦攝乎戎樞今且秉鉞以統元戎建牙而專外闔安危之任實惟一身朕所倚賴亦惟卿一人漢則孔明唐惟裴度卿其勉建勳猷除兇雪恥標名麟閣母遜前徽用副朕委任至意卿往欽哉本朝閣臣出將者楊一清卽家起翟鸞奉詔出皆不兼閣銜故勅書以裴度爲比葉向

高之辭也公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贊
畫軍事請帑八十萬以行八月十九日上御
門臨遣賜尚方劔坐鱗命百官吉服入朝閣臣
送至崇文門外昔裴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
慰勉度樓下銜涕而辭史臣書爲盛事自度以
來相臣出鎮臨遣賜鉞之禮未有如公者也公
以九月三日至治所關兵名七萬逃潰之餘殘
冗漫漶或將數百或纔數十各自爲符籍以冒
餉有兵少將多一營纔兵四十而官十七員者
一城聚兵數萬民不堪踐蹂空肆而走兵譁於

市白晝閉門民不安居兵不得食乃定兵制立
營房五人一房三十一營十五營爲三部而將
帥以營部爲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
稽核便商販日至市肆充牣民安而兵不復譁
行之暮年關乃可守計關城埤堦三千有奇量
埤堦爲信地而兵營綦布其下續爲十八塚造
直廬三以車營號令爲城操法耳目不驚攻打
徹日子母砲更迭不窮袁崇煥寧遠之捷用此
法也併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
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砲

爲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
爲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築號臺十一置砲以
防外瞰相度山海爲防卽設竒山海之間此守
關之大略也關門習火器者不能二百人公親
按營部短衣教演初有賞無罰旣而賞罰參用
因以殿最諸將於是關門有火兵矣調三協諸
將內丁得梟騎三千立爲騎營高其部曲之選
使李承先將之躬酌酒具威儀以遣之於是關
門有騎兵矣罷官之去關也流言於衆曰督師
來將盡殺逃將逃兵欲鼓以爲亂公曰兵逃將

之罪也將可用猶貫之况於兵乎下上賞罰以
一切行之久之皆強伏無復偶語夜驚於是大
閱諸將汰副總兵以下官數百員皆幸生還捧
首竄去汰將然後核兵真保河南兵萬人不足
備緩急而中原三輔空虛方數千里有踐更之
苦悉罷去之而兵將一清矣按覈錢糧以兵馬
軍器火藥撫夷買馬分屬諸幕僚定糧餉關支
覈器甲營造冑破者斬嚴硝磺收放厲火禁營
若城失火無問故誤皆斬禁饋遺絕宴會罷供
帳却郵馬省叅謁撫臣以燕閒置酒下教切責

於是關門凜如負霜矣王在晉之議守中前也
故中軍趙率教請守前屯在晉怒令自率其衆
三十八人往率教懼留中前不敢歸而陷虜回
者六千人棲泊覺華島卽十三山義民乘雨逃
出者也公乃命遊擊魯之甲以舟師從筆架山
逆之使居前屯率教編次之爲兵薙荆棘修樓
櫓而關外之出守始於此矣遼人好潰奴細作
多廁其中遼破之後東入奴而無遺種西入虜
而餓莩奴隸入內地而無以自存善用之遼人
皆怨軍也且可以省安家行糧之費而漸爲土

著命島將祖大壽給貲糧器械於新歸者募其
流徙關內者戍寧遠而守之餉不繼以真保四
營抵之於是遼人始出關爲兵而屯守始基之
矣川湖兵悍不受經略約束結隊而逃踞北山
不肯下袁崇煥招之還伍建議以爲可用令陳
諫將之出防前屯以佐趙率教於是川湖兵始
聽調而關兵始出關矣於是更置大將以馬世
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節制三部王世
欽尤世祿爲南北部將公上言唐河陽之役以
郭李不相統攝而敗而馬燧李抱真李晟初以

獨當一面生嫌後以交相統隸底績故臣謂南
北兩部當受中部節制而中部諸營南北部大
將亦得過而問焉但不得人自爲制有十羊九
牧之患裴度督師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
不繇主將竝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以是出
戰皆捷及度抵行營獨李愬以計質度曰兵以
竒勝嘗侍言是也愬功成而具橐鞬以軍禮迎
度拜之路左愬固良將而度所以馭軍中如此
因推監陣之說雜引古今已事以明其當去者
四以朝議監之曰中制以朝使監之曰掣肘以

邊之大吏監之曰兼併以邊之文吏兼之曰橫
侵改正總兵官謁經撫儀注持名刺迎送具賓
主禮不得仍前戎裝長跽於是武帥之氣大奮
而文吏退有後言矣軍中車砲惟西丁慣習乃
核宣雲七鎮精銳調萬二千人擇本鎮驍將統
領以來更定營制三大將列爲中左右部中部
駐羅城左部駐角山右部駐海口副將趙率教
孫諫爲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店三
千爲營五營萬五千人爲一部營名各繫之以
武又調津門水兵以佐舟師而兵威始大振矣

公赴關塗次遷安卽具奏建四衛之議遣膠州人趙佑入長安爲閣部指陳形便咸弗省佑恚而亡去旣抵關卽移咨朝鮮國王李琿激以同讎之誼以毛文龍在皮島可遙倚爲聲援不欲其遽貳於我也四衛在三岔河東實全遼之腹腴而又近海遼陽陷四衛沒於虜廣寧陷而全遼失然自四衛進兵直逼遼瀋搗其腹心視繇河西入紆遠曠日難易相萬也毛文龍初得旅順直金州之尾爲四衛南口而奴已震動矣文龍不能守旅順遂棲彌串島聲言自寬靉度牛

毛嶺搗奴老寨中朝深倚之而不知越險千里非地利也公之建置以謂屯大兵於山海以次第戰守修復於法爲正爲實東連西結分布於覺華彌串廣鹿於法爲奇而正虛而實乃遣使犒文龍於東江使之遠結鮮人近撼鎮江用多方誤之之法移檄登帥沈有容使據廣鹿旁近洲島奴小至則避之洲大至則遁之海用三肄疲敵之法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之南覺華兵圖四衛之北彼之應分而備多而我可以并力東鄉公欲以春防詣登萊商度爲決進之計而

朝廷方急遼弗許也劉愛塔者遼人也爲兒時
老奴甚愛之及長善用兵爲僞都督守金復愛
塔者愛他之譌也奴又以乳媪之女妻之呼之
曰愛塔兒夫畜之如諸壻愛塔見遼人輒左右
之涕泣思自拔歸公遣壯士張盤閒行解腰帶
以招之愛塔遂改名興祚誓死以歸款而四衛
之人日思內附矣廣寧潰王象乾招西虜守關
羅城之外皆虜也我旣收中前守前屯撫場猶
在八里舖象乾又欲開水關撫之關內公執不
可乃復鐵場堡議撫場於前屯之東撫夷將朱

梅不肯公怒欲斬之乃定於高臺堡而前屯以
西無虜幕矣公未抵關我哨馬止中前所去關
門三十里前屯旣復撥馬烽火直抵寧遠而奴
哨亦至杏山哨將周守廉密以陰事輸賊逮治
之而專屬左輔輔擒其偵騎人漢喇奴哨不復
西申明遼海舊禁祖大壽之族又闌出覺華立
斬其主者而奴之水謀絕矣奴以數萬守廣寧
二萬守右屯至是奴且老賊巢猜忌間作聚食
易盡而我軍漸張乃撤廣寧焚其餘糧度我必
追襲伏兵西寧堡以待我兵不出乃徐引渡河

以去遼之遺黎數千人乘間入廣寧食其燎餘
撫夷道萬有孚私於僚佐曰遼人髡而從賊亦
賊也虎酋遣貴英哈以兵二萬導我馘千餘人
復廣寧一大都會可中封侯率以此爲相公地
不亦可乎公曰是安得彘餘我哉乃下檄曰西
虜乘東虜撤廣寧欲援復廣寧賞格不可聽其
殺我人以當奴必以殺我人論致罰如盟質是
役也活遺民千人遏西虜不可知之詐沮抑有
孚輩之傲倖冒功賞者而鞅鞅者滿關門矣公
出鎮至是才五閱月兵民按堵文武輯睦商旅

填咽卒乘競勸立六館招天下豪傑奇材劍客
爭摩厲以求自效占今年主算長客算短選將
厲兵用疑設伏隱然有唐韋臯築鹽城八道破
蕃之勢而中朝已不能無搖動矣二年二月二十六
日公朝諸將吏而問之曰公等數言按視寧遠
何以屢更衆曰請戒期公曰以明日往何如衆
皆愕公曰此無庸再卜也次日卽出關抵前屯
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燒土種秫屯練修舉
其容有墨公大喜慰勞以所乘輿予之召東廠
較事者語之令以上聞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

城中僅苦屋兩楹一破几及木燈檠突兀叢骨
中質明抵寧遠登首山眺海遂跨琮瓏山南望
覺華島三山連踞若與首山相招邀而灰山連
琮瓏與首山相爲內護南則大海從東來以覺
華灣環寧遠情地內嚮重山疊海天造之以拱
衛中華誠必據必爭之地也登其城喟然而歎
曰好家居爲繼兒撞破安得不致恨於焚城撤
守者乎繇廬山橫跨西南卑殆馬煩躑躅沙磧
荒草閒夜三鼓仍抵中右乃還治所 上念公
久勞關塞遣內臣劉朝胡良輔紀用陶文等齎

白金蟒衣賚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
器仗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
邊人竊見 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
內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儼議一謂
上特重邊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 上或
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察情形主兵之臣所爲
抗顏軍中令行禁止者惟仰恃 皇上信任寵
靈而體察之說一聞主兵者搖搖不敢自信何
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使之必信聞諸內臣從北
邊來令將領罷邊務而逢迎士馬釋戈申而供

應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懼媿慢天使
無以符對 皇上慰勞之盛心欲其俛首而事
貴人則向來扶養飛揚用壯之氣稍稍見於眉
睫一旦銷鑠於內外交接之儀文又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之至意兵不可玩使不可嘗典或以
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為久天下不明 皇上
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
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於兵事必飭
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為常無遽以
觀兵為威福 上得公奏溫旨報公令將士毋

得過慮是時逆奄方用事劄內操所遣皆提督
內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
牙公方禁宴會朝等至具杯茗而已朝等亦惴
惴將事莫敢謹昨其後逆奄益侈大分遣諸奄
監督關薊海外必待逐公而後發蓋逆奄之憚
公深矣募關以西遼兵得數千人遣魯之甲將
三千出守中後所王楹將三千出守中右所皆
出 上所賚蟒紵白金甲馬弓矢親酌而餞之
檄祖大壽移覺華兵七百於寧遠城大而取以
大壽司版築汪翥司窰造計工命日備而後舉

五城布置已竣量度邊腹諸堡以土官招撫主
守以客將訓練主戰立兩遊擊於要地專備應
援如戊巳較尉之制移拱免市場於興水堡遣
左輔領精騎出哨中右撫夷闌入一步卽以掠
論我兵民得恣屯牧于子章者錦右間一小堡
也河西陷曹恭誠楊文貴將少年數十守之奴
攻之旬日以爲水竭必降恭誠度城外井所直
引其水眼奴僞渴索水城中揚水以示之而與
之酒奴驚而解去王喇麻自西虜還文貴以蠟
書歸款公手書諭之輸之粟以駐哨丁于子章

遂爲我守自八里舖至寧遠收復已二百七十
里矣虎酋部夷主款者曰貴英哈狡獪多智撫
夷官陰導之爲奸利益驕虎酋之妻中根兒故
北關之女北關與南關姻婭也其妹嫁桑阿兒
寨而南關之遺孽揭方庫歸漢曰王世忠世忠
之兄世勛爲奴僞都堂用事公思顯南關之後
招來南北關灰扒魚皮諸虜結虎酋之比妓而
柔虎酋因以招世勛而閒之乃以世忠爲副總
兵主譯審館虎酋領秋賞貴英哈來公乃撤輿
蓋解鱗繡以予世忠精騎千人導從之款所偏

裨以下夾立傳呼引見貴英哈世忠習爲中國大人語度偃仰自如問訊中根兒姊妹稍及虎酋語款事曰天朝法度嚴非所知也貴英哈歸令以漢物問遺中根及桑酋妻中根兒見使者而泣虎酋宴八大部酋長於插罕兒出其妻之所得以誇示諸酋報世忠以四駝馱毳帳五間及所乘金轡勒善馬許送夷女及夷卒三百以其舅監貴英哈曰如得罪中國則殺之每遣使輒南嚮膜拜曰頂上那顏我夷頭也敢不爲那顏約束散夷虎酋旣服八部皆不敢內訌而主

撫者妬而思敗之矣劉愛塔之內附也遼人王丙爲奴守復州微知其狀愛塔欲間而殺之丙遂告密於奴奴不信縛愛塔及其弟與丙雜訊之遂殺丙及愛塔之弟而舍愛塔先是沈有容兵至廣鹿島令哥師布聞謀喧傳大兵且至奴遂棄金而保復於雙墩子德濟爲邊至是屠復州民十餘萬虛金復不守而以西虜二萬人守蓋蓋以東奴不復至遼人亦不復耕赭地數百里公所遣張盤者乘金州之虛率衆據之奴兵南下盤退守旅順孤軍無援力戰而死奴之襲盤

也懸軍七百里晝夜兼行殺馬以爲食其攻之疾力如此公以爲不守金則無以奪海之利而制奴不據蓋據旅順則無以守金我據蓋據旅順以守金則登萊可通遼西可合東江亦呼吸相應而奴勢日蹙開國之日馮勝大兵自遼渡三岔馬雲葉旺自登州取金蓋此高皇帝之所以取納哈出也公初建議四衛其後歸重于復蓋以爲恢復之要領在是而中朝卒弗省也公之當關也不問勢要不顧情面有干犯者不引法鐫責則露章劾奏方事之殷也人不得不

聽公已而奴警漸息中外解嚴長安中文法議論勾萌條引猜妬孽牙怨謗交作退守者憎其軋已也則怨撫夷者厭其裁賞也則怨逃官逃將蘇而不得復上也則怨權貴之文關臺省之請託與夫咸望游閒權權之有不得志於關門也則怨於是朝議籍籍二公關撫閭鳴秦薊撫岳和聲及大將馬世遠等是巡關御史潘雲翼論劾鳴秦故擿其與公牴牾事狀以陰撼公鳴秦罷以張鳳翼代鳳翼主畫關退守約略如舊經略指與公異議者也公移書首

輔曰權不得兩操機不容竝省此中經撫決不
可兼設當設兩撫分轄薊門山海一總督併制
登萊而爲款爲防分授於兩撫至某之督師去
歲決不可不來今歲決不可不去不去不獨多
一巡撫抑且多半總督一事之柄而三操之與
夫三人之柄而一操之豈有濟乎公深嘗矛盾
柄鑿之苦誓以隻身任封疆大計遂不惜正告
本朝而老成當國以調停爲能事終不能一意
任公於是遼事終不可爲矣公奏定出關方略
總督率三總兵王歲移駐永平關樂守馬

世龍統兵三萬列車營於關外世欽趙率
統兵三萬駐前屯尤世祿孫諫統兵三萬駐寧
遠而水陸各有奇有伏以爲之援覺平兵二萬
扼奴肩背鹿島兵二萬襲金夏鴟奴脅東江
兵二萬襲鎮江九連城搗奴腹心詎者已入定
而孫諫者後人也怯居前屬漢言其說侈之
內地諫謁公趨入和門及審別其而公怒曰
諫不肯前歸軍正耳是得自便以表其鎖之
鎮道爲力諫
一二宿猾選

雲翼輩恨益深。六年春，言屬一年餘，守朝漸忘奴
警而厭。考關隘之警，言以為不獲已之闕，餉數
月促數催請。言示不應，言乃劾戶部堂屬各
罷去而請行。考其之法，於無接於是外解，乃麋
至兵部尚書黃漢儒，信執議，衝譟關門事如
宅邊鎮。公曰：「言承之督師，諸所條議，惟聽。」皇
上可否，或下內閣參詳。臣尚得施面目，不為政
地。羞今樞臣高坐司馬堂，信手批抹，候指撫如
疆吏不已。甚乎虜警急，調兵十萬，召募十萬，猶
以為少。今僅踰其半，而曰多。曰：「冒諸臣何不各

將其屬以出，核徒反唇相稽乎。奏上，會漢儒亦
去而當事咸為口呿矣。九月八日，公出關抵寧
遠，渡覺華島，復還寧遠。歷前屯，中右寧前
往來數四，仍駐前屯。而返寧遠，自修築以來，河
東人歸者萬餘，合兵民不下數萬。公登城四望，
生氣鬱然，集眾議所守將吏多無。言指請守
關馬世龍，請守中右寧前。公煥虎善繼，茅元儀
力主守寧遠。公嘆曰：「老臣舍此無以報明主
矣。乃定築城式，修葺大寺等三。公去，趾期以春
三月歲事而撤。言曰：「言在寧遠之一年，種種魯敢

戰其後能守城... 遣覺華將人... 待相與歎會... 戰具侍十萬人... 進取駭朝廷... 十里外南從... 處倣徐中山... 度而身自往... 也公出關撫... 道中縱插漢... 部夷... 拜乞賞... 公

公神色不動... 騎足跡士... 餓與從行... 乾自薊來... 公遇角端... 山以人為... 百里為內... 言而已也... 屯漸移寧... 大將更番... 練... 二百里... 寧前以西

可屯之田可五千餘畝。身督將吏分
買牛種治耕具諸部。以護屯遼人
出關者又十餘萬車。相續城堡輻
輳如承平時行採青之法。度支巨萬因煤以鑄錢。因鹽以煮鹽。因船以貿
易貨物。而軍需廣矣。公初至。設車營。惟馬世龍能曉其
臥牆壁間五部。設乃立車營。惟馬世龍能曉其
意。盡改諸式。車爲偏廂。又用世龍議。增損車製
擇更番之火器。以當車使車之用。不窮而習卒
用車。別有法。騎與騎步與步。自相更迭。騎之與

步。步之與騎。又互相更迭。以如丘陵阪險原濕
以時廣狹。圓方直氣。不用而互出之。三鼓。或列
百戰而不亂。凡十二營。各名。營各有主將。有步佐。有
騎佐。有輜。以爲運世。龍率四部。以督之。至是
乃躬率將吏。日夜練習。名爲備前屯。而進戰之
車營成矣。有車營。當有相騎。以爲前鋒。堅陣以
爲後勁。乃三鋒勁制。皆以騎兵爲之。前後協帥
各一。前鋒營三。後勁營五。各有砲車。以爲蔽分
爲尺寸。爲丈手。畫爲圖。授諸將。五部之龍武
營水師也。水師五營。四船。一舫。二舫。爲一船。

四舶爲一艦，一艦爲一營。營必有長，有將而遊，艦備衝突，隸於中權。以水營兼陸營之制，水陸可以互用。又廣募於江南，駕以習流之卒，而樓船下瀨之師具矣。奴馬不能數千，三潰之後，我馬盡折於奴。今之介而馳者，皆我之遺也。三年來，市馬不足，益之以寺馬，及京營多倒死，乃立四法，發瘦馬於內地，以易價，移臆馬於內地，以就喂。又移冬春之臆馬於關外，以就水草。而所謂朋樁者，當關馬就喂之，特扣騎營有馬兵丁草銀一錢爲大朋，無馬兵丁月糧六分爲小朋。倒

馬一匹，支給以買馬。於是關馬盛而馬價亦省，馬政之最善者也。先是虎酋部中有抽扣兒時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撫夷萬有孚訴之。督臣象乾欲斬率教以謝虜，公爭之力，率教乃免。而王楹之城，中右也，護其兵出，殊未款虜，朗素邀之中，伏力戰而死。或曰有孚，字陰三之公，怒遣馬世龍從，大盡其壓其巢，五部孩斯、派柰、台吉等皆遠徙。三百里外，象乾恐敗款也，殺之，縛我逃人爲奴，楹等獻而增其賞千餘金。公曰：人各有能，有一不如此，象乾之所能而非臣之

否且一紛紜日一於鎮道則
臣不二任也此數者一許臣臣何
敢復一死又曰一所一宜乃一祖宗
舊制一勤遠一督款不
督防偏一內地一邊心一邊關共事之
臣於千里之外一此一亦一必擇人只朱梅王
牧民而足矣又曰一若一若無誤國兼以誤
身不若盡心盡力一報國區區一念誠
不自知其不可猶往一自請之初心也奏上臺
省爭言總督不可罷兵部請如言官言亟推閣

臣不敢違乃推吳用先自宣大改任而朝議明
梃公矣四年正月三日公復戒車而東張鳳翼
遮留曰謀言奴以三日發且轅門禽狼狼奴象
也公曰奴以三日來我不可以三日往乎奴狼
也狼爲我禽奴將安往即日冒風雪出關過中
右爲文以告王楹祭而哭之一軍皆泣鳳翼恨
公以遼撫居遼曰何乃殺我教我充軍知公之
將東征也告兩道臣曰國家棄大寧河套不害
爲全盛舉世不要遼東渠偏要遼東於是與其
鄉人萬有孚潘雲翼等喚人極論馬世龍貪淫

納賄詆公不當誤用世龍以沮壞恢復之舉公
乃具奏條列戰守大計請勅廷臣雜議因推明
世龍任事得謗與鳳翼諸人盤互詆譎之狀其
言戰守曰天下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款曰恢
復以文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
門奉言川湖四方之衆盡號客兵而關內之遼
人亦客也竭天下物力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
進則不能久戍則坐困師老財盡事久變生
天下之安危豈獨在關之來不來乎天下亦計及
此乎以款言之今議關外之議關內則

虜仍入關以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聚於關
門其外之二百里二十餘萬人何處安插而却
曰惹禍繇此言之卽防西虜不可不實寧前而
况道不必假東可雜西以東虜拒寧前其禍可
勝言乎天下亦念及此乎以恢復言之奴薄寧
遠外無可掠中無可希海繞其後山崎其前奇
伏閒出彼將何之卽或越一城而前寧城已綴
其後卽或合一城而守各城已扼其吭卽或直
搗關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立見糜碎我若下
關城之精甲進圖恢復水師合東陸師合北水

陸之間奇正出沒必爭之地我據之爲要者敵
得之爲害拒賊於門庭之中與拒賊於門庭之
外其勢旣辨我促賊於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
於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人言奴入喜峰假道
西虜果如是也道遠而糗糲之費奢不知西虜
爲備乎抑東虜自備之也彼旣可自備以犯喜
峰豈不能自備以犯山海而曰寧遠資盜糧則
來否則不來有是理乎昔之凜廣寧與今之未
卽收凡以與賊相逼也廣寧我遠而賊近寧遠
我近而賊遠我不進而逼賊賊將進而逼我則

山海之於寧遠何如廣寧之於遼陽天下亦念
及此乎今天下戒劉柱之浪戰而未察遼廣之
坐守其謂減兵去馬需幾會而戰者心欲棄遼
左而未敢言耳不知失遼左必不能守渝關失
覺華寧遠必不能恢遼左守不在關外不守款
不在關外不款復不在關外不復卽國家真不
欲窺遼左而覺華寧遠之防終不可罷伏乞
皇上勅下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
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
築戰守可否興舉再營賊奴之時勢果否坐待

自可消滅臣不敢望為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
閒究竟何如臣身冒天下安危而避忌不言誰
為皇上言者如臣言不當當立去臣以定大
計無使紆迴不決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
喙以殺臣一身而誤天下也其言馬世龍曰世
龍仰承 皇上予以劔章兩部受其節制金穀
刑名軍需器仗各有司存總兵不得問自移駐
三屯而人怒嚴核調兵而人怒投牒不屈而人
怒居間竿牘不得傳遽以通臣而人怒一總兵
而滿關門滿司馬門盡怒萬口謠詆身其餘幾

貪淫納賄臣百口保其必無世龍初練五部再
練車營初守關內再守關外仰仗天威幸無差
跌假令以訓練十一萬兵馬復四百里封疆東
捶西批守及三年者為虛為幸可譴可誅則舉
兩河之土地人民棄捐殘燬無一民可借寇兵
無尺土可資盜糧誠安邊馭虜之長策而今日
當以首功追叙者也其言鳳翼曰材鄙而怯識
闇而狡工於投時巧於避患誤入危疆一籌莫
展而徒假手借面以攬天下之是非今且去矣
本官既得遂其觀望規避之志而國家亦去一

選悞猾賊之臣 上曰軍國大計朕已任卿卿
所自任中外具知有何嫌疑兵餉戰守卿前後
條奏審的時勢聽便宜行不必廷議遂下部議
撫臣去留并參看諸指名者會鳳翼憂去而止
時趙彥爲兵部尚書衡操邊事如故公請用彥
自代以困之彥閉門而泣屬所親告哀於公乃
止奴殺僇益甚冰膠之日渡河東歸者如密雨
西虜駐寧遠東甌脫地邀而掠之無虛日三遣
東謀皆爲所得公遣滿桂尤世祿襲擊之於大
凌河斬首四十三級傷殘數百人號泣西竄公

大喜具飲至之禮拜而勞之是役也東師銳甚
於云丁晉前行五百則二千人爭先乃知遼人
之足用也合關內外車營大閱於八里舖更定
舊儀令大將登壇公幕而觀之於是軍容益壯
而毛文龍自東江獻虜首三百公喜其可以風
厲軍中也遂厚加犒賜而爲請餉曰文龍報功
則疑其不實而亦喜索餉則信其非虛而亦難
此等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豪
傑之心 上是公言命接濟焉文龍頗以貂參
餌朝右朝士爭言文龍直奴要害覺華廣鹿皆

迂遠文龍卽按兵不舉能牽制奴使不敢東公
心知其不然嘗深言其利害以謂不當以取四
衛責文龍不當以牽制搗巢倚文龍而中朝弗
悟也朝鮮李侗弒其主琿數之以其背我通奴
戕遼人而謀毛帥也稱權攝國事因文龍以請
命公報首輔曰不如因而許之使文龍得市德
於鮮以自固也公之意謂文龍未必能制奴而
可以用鮮鮮之力未必能搗奴左臂而可以資
我左掖皆所謂聲而實者也其後奴入犯文龍
竟不知鮮亦卒折入於奴蓋公去而用鮮用東

江之策皆荒矣公上言前哨已安連山大凌河
以西 皇上自爲社稷計不忍 高皇帝百戰
土宇陷於逆賊以錢糧工料給臣則工可立奏
上報曰卿謀出萬全朕何難立斷立發帑金十
萬其二十萬命戶工二部區處當事相語曰兵
馬錢糧湊手渠便胡做不如許而不與直用文
移往復以輒困之公奏曰今天下怏怏然若邊
人居奇於公事而奴會爲邊人之私賊又若疾
臣之垂刺自用薄遽擔負幸臣之一敗而自快
其臆向也徵兵徵餉立致數十萬而不敢後時

今也約口裁腹更番萬餘人而不能取辦方忍死以前撐或居安而高議賊愈急兵愈少而更議銷禍愈迫衆愈怕而却益玩會不思七年逋寇勢同養癰兩載狙伏狡如隱魅卽千里之工可捐三敗之羞可冒而天未悔禍賊自生心關門之利害社稷之安危其可以不念乎 皇上任臣責以恢復而中朝諸臣不明言其不可獨私議旁嚇以爲必不可而不問機事兵力之何如當此時悍然不顧則天下已設虺相待如機局已成衆議爲顧則又何以仰副 皇上之付

託臣願中朝以殺奴賊之心急以應邊人勿以殺邊人之心緩以貫奴賊 上銳意恢復申飭諸曹命公指名參處復遣內臣劉應坤胡良輔陶文等齎十萬金蟒繡百五十端賚東征將士而以坐蟒膝攔四幣有副白金二百賜公公在 一片石奏曰十萬官兵出關外二百里而關內不過居民行賈謹於九月十八日扶病出關俟命於寧前用以宣播華夷風示中外寧遠城工告竣公尊藏蟒幣以賜金修傑閣於城中榜之曰恩寧而勒石以記焉是時逆奄已執國命魏

廣微附麗入相公於詞館中弟畜廣微廣微側
目視公弗善也副都御史楊漣劾逆奄二十四
罪列謀害皇親一事以公爲徵逆奄深疑之應
坤之出也逆奄屬伸意於公且伺公意指公方
在告扶掖拜命應坤不能交一言歸具述其狀
逆奄自是心銜公矣寧遠旣城名城天塹延袤
二百里東南抵右屯西北及錦州東至大凌直
通閭陽因屯防以規進取九月公在寧遠遣馬
世龍袁崇煥等東巡至廣寧統警無間山北鎮
祠下還歷十三山山名東二十里

用舟師歷三岔泊二家溝遣將探蓋州遣尤世
祿自錦州會師右屯分遣兩營出哨於松錦之
閒去寧遠幾二百里已而胥會於寧遠文武將
吏相與奮臂抵掌以爲春夏之交當決計大舉
公遂以是月西巡薊昌閱喜峰古北諸口取道
都門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萬壽節面奏
進兵機宜出與廷臣商榷可否事畢卽繇關門
還寧遠廣微急告逆奄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
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公等爲齎粉矣逆
奄悸甚繞御牀而哭上亦爲心動南郊回趣

內閣擬諭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
非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
馬首卽東午夜開大明門召兵部尚書入分三
道飛騎止公矯旨諭九門守奄孫閣老若入齊
化門便鎖綁進來公以十一日抵通州次日平
明接諭卽刻東行人言宮府意各叵測宜惶怖
謝罪重自鐫責以安上心公曰本無罪而張皇
飾罪是亦欺君也死生禍福天也君可欺乎具
疏言薊門昌平一帶載在勅書臣本奉勅旨行
信地豈敢無旨擅離去天咫尺適當萬壽冒

請入賀致干 聖諭嚴切衰殘昏昧有席藁待
罪而已十九日以還鎮日期并西巡後關內外
情形入奏不復牽連引謝皆有旨報聞逆奄之
斥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也公曰皇上幼冲在
奸人掌握疏入未必覽覽弗省也往在講幄每
進講輒爲心開今得以奏對之間進其愚忠極
論中外膠結奸邪蒙蔽之狀 皇上萬一感悟老
臣死不憾矣羣小訶得之流言興晉陽之甲嗾
逆奄殺公逆奄遣人偵之一僕被置輿內後車
惟鹿善繼從不携一甲士意遂少解而公之疏

理正而詞直無以難也廣微乃嗾其黨崔呈秀
徐大化李蕃連章劾公臺諫羣和之而蕃至此
公於王敦李懷光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
榮訟言非公不可乃奉嚴旨趣公視事羣小進
謀於逆奄樞輔擁兵以市重浸削其兵柄則易
制也兵科李魯生乃唱簡汰之議使兵銷將衰
公徒手不能有爲而減兵覈餉又可以激兵變
而發難端公既視事首汰大將尤世祿王世欽
以病去李秉誠孫諫以罷去先自汰鈴下人役
以爲將吏先汰官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減騾

馬糧草諸費五十六萬有司則頓然無譁者
出十二車營於關外今爲三鎮以實錦右營有
車正者刺股血於酒以盟共二十五人其感奮
若此公留寧遠錦州久之遂如右屯自西而東
借簡汰之名爲布置出關之計惟恐中朝之議
其後也其戒心甚於防奴矣奴得遼陽擇地代
子河北去舊城十里而城之以畜其珍異子女
我之漸東也奴懼遂毀其宮室北築宮於瀋陽
甕城屢不就又懼襲之漸徙其畜於老寨而營
城於撫順關外漸思遁矣奴老多意思以劉愛

塔故殺愛將王丙又以我閒殺僞都堂王世勛
奴舊人兀爾忽達及李永芳俱罷閒而修養性
李伯龍郎通事李都司用事郎通事通夷語善
風角夜爲人斷其首大索不獲李都司兇暴喜
殺戮嘗製西帽自隨糧少殺遼人而奪其糧遼
人怨憤思亂數夜驚羣奴每相聚而泣公謂奴
遁入老寨則難攻奴死而小酋定凶饑驚亂少
戢則未易爲力也雖其艱辛覆逆歷險瀕危而
進取之志不少衰止然而小人之計不用以
圖奴而以圖公公之才力足以勝奴而不能勝

小人公亦無如之何也先是歸正人劉伯強以
鹽場堡人來曰四王子在耀州奴兵不滿三百
潛師過河可襲而虜也馬世龍遣東哨將魯之
甲李承先往檄水將金冠等尅日會師於柳河
冠等奉遼撫喻安性指弗聽調九月二十五日
之甲承先師抵三岔河冠等不至以漁舟渡師
三日渡八百騎二十八日我師趣耀州奴設伏
以待伏發我師退走奴追掩之於河我師不能
營縛葦橋未就承先力戰殺數賊而死之甲旣
渡曰無面目見閣部投河而死八百人死者強

半而左輔之分道出也自上流至船城殺奴一
孤山虜數十人收生口五百餘振旅而還是役
也我喪師四百船城之捷奴亦奪氣退保中外
張大其事以爲我喪師數萬好馬數千關門且
旦夕失守臺諫數十人希奄黨風指爭言柳河
事兵部尚書高第謁逆奄于工所伏地而哭逆
奄亦薄之公猶在寧遠臺臣請勒公回關門以
重秋防公曰防秋顧在關內乎檜之殺飛不先
風臺臣請班師乎乃抗章求去 上遂允公歸
加官蔭子行人護送如彝典而高第爲經略第

在兵部日請減兵請撤關外以守關內公露章
力爲駁正而以兩言蔽之曰臣旣遵 皇上恢
復之明詔不能再奉中樞撤守之意指第以此
心恨公柳河之敗請御史往勘欲殺公以媚兩
魏而逆奄弗許甫受事卽下檄馬世龍令撤錦
右寧前之兵棄關外四百里袁崇煥力爭曰寧
前道與寧前爲存亡撤寧前我必不入獨臥孤
城以當虜耳第不得已止撤錦右兵驅屯兵屯
民入關棄屯糧數十萬石死亡塞路哭聲震原
野明年正月奴長驅入犯路無留行第撤兵之

效也第倉皇叫苦曰關兵只五萬逆黨喜而相告此可以難倒樞輔矣公遣人告戶部曰高尚書散十一二月餉且有全鎮布花五萬人乎十一萬人乎今戶部發餉止給五萬人則尚書窘矣予姑不置辯尚書可自悔失言予一疏使東有不識兵數之尚書當爲四夷傳笑遂輕中國奴既退再奉旨覈兵第乃具疏認罪曰前止據見在五萬今覈有某兵某兵合十一萬有奇其欺妄如此公先以四年督理事宜條列爲書凡十八務務分三十一則而十八務爲 國家一

大經費特先之以錢糧出入軍實總務而後及諸務正項錢糧曰帑金曰部解雜項錢糧曰刷舊曰生新其用有開銷有置辦其存有借支有在庫有現領綱舉目張條分理解軍興之際錢貨騰踴雖名卿巨手往往疏闊錯互公負豪傑倣儻之槩而澹泊如腐儒介特如處女勾稽文簿出納如水謝事之後讒言孔多逆奄使其黨梁夢環磨治督府文書錢物毛舉髮櫛一無所得而止公嘗謂張浚被人言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終不置辨士大夫自待當如此然而公

之廉辨詳謹固亦無待於自明也寧錦之捷城池將士兵馬器械皆公在事所料理論功改吏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公力辭世蔭得請而止公居東東謀朝夕相聞六年八月奴兒哈赤死其四子河干貝勒立袁崇煥使鎖南僧往弔以探之踰冬而歸報蓋用閒之相懸若此公之東歸也與高第遇於豐潤公謂第曰長安貴人以我輩爲守門而高居堂奧說好說惡今公且爲我守門予且居堂奧觀大經綸也第曰賴主上洪福閣下壯猷第守而勿失可幸無罪公

笑曰公以守而勿失爲嗾嗾乎予居四年復九大城四十五堡招練精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火砲手五萬輕車千偏廂車一千五百輛沙唬船六百馬駝牛羸六萬甲冑器仗弓矢火藥藺石渠荅鹵楯合之數百餘萬我進四百里奴退七百里西虜受我戎索東奴不敢過河一步招集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萬兩年屯田五千頃得十五萬鹽筴錢稅朋樁入可七萬採青省十八萬公今守四年再挾四百里種種倍予所辦方稱守而

勿失若以予所辦而四年勿失未爲守也第唯
唯謝不敏而退鹿善繼之從公而東也公謝之
曰太宰以銓郎屬公予不願奪賢於銓部且不
憂太公匕箸乎善繼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嘗人
之所不爲也相公爲善繼願之乎家大人范陽
男子書來囑善繼亟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
飯矣相公以嘗人畜善繼猶可而忍以嘗人畜
家大人乎四年塞下不加一級朝齋暮鹽相對
如兔園老生移疾從公而歸渡潞水宿得雲寺
既過 帝城遂成閒身酌村酒相勞曰昔有兩

賢里居一人之官一人酌酒祖道曰只要歸時
依樣還我一副老兒面皮今吾輩歸來面皮可
依舊樣否相與大笑公每歎善繼清貞子
雅道氣澄澈窮年此長及不獨此也
相飲助也公歸來時
滿朝祠廟徧天下
素麓門屏蕭然
逆奄假公以爲
公等自爲之
疏也奄聞而
以老鄉官主募緣
人訶督撫曰

不得孫閣。具呈不處。嗣不上疏可也。督撫固請之不得。則以他指。其呈而署公名銜於首。公之姻師秦餘見之曰。孫公。三朝老臣不肯失節。置身家性命於度外。我輩柰何以朽殘流之。遂碎其紙。逆奄聞之怒甚。人皆咋指爲公危。踰月而。嘉廟上賓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

經